

以情禮參之 上初見勅使即問 聖躬恐不違於臣事君之
禮傳曰觀此議右相議似當矣然 祖宗朝所不行之禮不須
行之依領相議

庚辰 上御夜對待講官尹毅中曰臣往來中原時見之平安
黃海道失農太甚民無生理况今天使出來一路支供困瘁亦
極撫恤之事別為講求何如且平安一道接連上國儻有慮外
之事受弊最先之地古之時極稱豐富而今乃如此當別加留
念焉 上曰近來各道農事不稔民生困瘁西方尤甚天使亦
來自上亦常留念矣

辛巳午時太白見於巳地夜流星出柳星下入稷星上狀如拳尾
長一尺許色白

壬午 上親臨思政殿習儀

天使習儀

○以遠接使書狀下于政院

曰自古例稱天使為上副大人矣今副使性甚嚴急稱副則輒怒
云詳量稱誦勿致生怒贈予之物不必差等令禮曹於大臣領
府事處議啓○傳于政院曰自古人君蠲除田租及稅是乃恤

民仁意也。眇予否德，叨承丕緒，年不豐登之餘，今又天使出來，支持諸事，民力方苦，當施恤民之政，平安黃海，京畿開城府等地，量除租稅，事言于戶曹。

史臣曰：上素以西方為憂，嘗於夜對因前代遇災蠲租稅之事，有啓以西方困苦之狀者。上深納之，至是方夜燕閑之時，特下懇惻之教，隱然有責躬之意，是必有得於探討古史之中，而其宵旰之軫念可想矣。

○午時太白見於巳地

癸未領議政沈連源等議：官有尊卑，則不得已。以上副別之，且正副之彌赫我國，所定自中朝已定，而來在我國，雖稱副使，未必生怒。然越江後，遠接使書狀更來，則可以詳知矣。贈給之物，則不可有所差等。傳曰：待遠接使書狀更來處之。○重霧四塞，咫尺不辨。

甲申吏曹啓曰：守令者親民之官，民之休戚係焉。請令各道觀察使每於殿最後除堂上官外，別具一本為實迹之目，盡錄名。

下雖無所犯得在上考無事可紀者直以無顯效書填雖自除
弊接待防納人殘民者以除弊無顯效書填雖有虛名驕傲游
蕩者以有名無顯效書填雖能治事亦能濫用者以能治事書填
其持身廉謹者救恤民隱者聽斷公正者省刑薄賦者整理官
事民亦便愛者悃悞無華月計有餘者誠心愛民不求虛譽者
各以其實逐名書填此外若有可錄之善則一一並錄啓聞或
陞叙或有因事作散者必以有實跡者先為收叙使人知為善
之利何如傳曰遣史官收議于大臣領府事○以金就文為司
諫院司諫李世琳為司憲府掌令睦啓為議政府檢詳閔時中
為司諫院獻納朴好元為弘文館修撰柳堦為博士

乙酉三公領府事等議臣觀銓曹所啓之辭至為詳密而非法
典所載似不可為經常恒久之規然當此守令縱翫懈怠之時
姑為勸善懲惡之舉以為警策飭勵之方甚為便當但為方
伯者必須公明能察其實迹然後庶不失實而人有所勸矣傳于
政院曰凡新立之規莫如當初商量為之今此守令勸善之條

吏曹之議可謂至矣然前日不行之事一朝遽令為之恐有失
曹難行也然此恭定法之例將此議捧承傳姑試之無妨○戶
曹啓曰自 上特念平安等道之民尤甚困瘁命減租稅臣
等不勝感激臣當將順而成之但丁巳年田稅則已於歲前納
倉今戊午年則收租尚遠請於來秋年分等第時與大臣議而
回啓傳曰依啓○諫院啓曰臺諫注擬之際銓曹所當斟酌時
宜採察物論而昨日之政似無難慎之意聽聞有駭司諫之任亞
於一司尤當簡慎而金就文在往日有好議論之累遽授本
職物情未便請適答曰如啓○以御筆傳于政院曰小邦恒抱
切悶之情奏請大明會典而只承允許 皇恩亦重仰戴無已
然未蒙頒降之恩鬱懷未盡兩大人以近侍貴重之臣幸善啓
寡人之懷以此意欲告天使於慶會樓請宴時其議于大臣領
府事以啓○沈連源議臣伏見 上教告語天使之辭至為切當
然其語勢節次則與禮曹會議更加詳盡磨鍊以啓何如尹澆
議會典之事關係非輕自 上雖抱切悶之情不可因官寺

求助也朝廷若明之則必有非之之議前日邢寰等彈奏之辭

正德年間禮科都給事中刑寰彈奏金必播之遠近可羞之甚

臣意恐不可言之傳曰觀此論議各異後日會議以啓

丙戌 上親傳文廟釋奠祭香祝 傳于政院曰昨見大臣之

議則或有巧議者似無純厚之氣矣政院知悉

史臣曰巧議之教益疑指尹既之議而謂之巧則未可知也

此豈非 上常以 宗系疚懷思欲圖效萬一無所不思而

既直啓其不可故以不順旨而有是教耶

○以安士雄為司諫院司諫姜士弼為弘文館著作洪仁慶為

正字○日暈

丁亥 上親傳社稷祭香祝○日暈兩珥夜月微暈

戊子夜月暈兩珥

己丑傳于政院曰近來太白連日晝見今日日有重暈白氣貫珥

之變予心尤為未安政院知悉仍傳曰今見慶尚左道兵水使

啓本則倭上護軍源盛滿之辭

源盛滿即對馬島倭酋來言賊倭當春二三月先伐馬島仍伺

貴國巧詐雖不可盡信方今日漸風和而如是先告未知有何
事茲用憂慮上有兵象之變下有倭人之告此正嚴修防備之
時也各別措置事言于兵曹備邊司○日暈兩珥冠重暈暈上
有背色內赤外青有白氣兩道如虹貫兩珥夜月暈

庚寅

上御朝晝講○禮曹啓曰將專教之意議于三公領府

事則大明會典事在

聖意悶迫雖至而太監等於會典之書

不得有所容力且因太監以示求助之意於義亦有未安天使

許坐朱倚事與

上對坐處則用朱倚其餘燕處則依舊例悉

用烏倚

上教甚當請留詔不請留勅事已悉於前日所啓姓

待問禮官之來以前日回啓之意語送使援舊例答說解感傳

曰大明會典事予意亦非以太監有所容力但諭我國不忘悶

迫之情而已果違於義不必言之交倚事依議為之○三公領府

事備邊司同議啓曰觀此慶尚兵水使啓本則雖似專指本道

然全羅道亦相連境賊謀難測不無衝東擊西之患不可不一

體措置故並遣巡察使使之節制兵水使處並下教書慶尚道

則以金秀文

有幹能樂略

嘗為濟州牧

上嘉之特褒異之

稱都巡察使全

羅道則以南致勤稱巡察使慶尚道則三四日內為先發送傳

曰如啓○以李認為司憲府持平金百鈞

性輕率

為司諫院正

言○日微暈夜流星出九游星下八南方天際狀如梨尾長

四尺許色白

辛卯

上御晝夕講

○禮曹啓曰遮風看家禮

賓主相對賓或便旋而還則主

請遮風禮實諱行看

有傳教往在祈順

使天時

成廟行此禮天

使曰遮風看家天下通禮今

殿下行之益感秉禮之篤以此

觀之中朝人於賓主相歡之際以此為酒令蓋欲醉客之意也

其節次則非我國常行而又無文籍不可揣度客飲遮風杯則

主亦飲看家杯此欲使賓主俱飲也此禮異於酬酢依巡杯禮

今司饗提調與提舉進杯似當傳曰如啓○上引見問禮官金

貴榮曰天使容貌言語舉動及呈儀註等事其悉言之貴榮曰

天使初七日渡江入義順館臣於禮畢之後捧儀註進呈兩使

令人受之天使翌日晚到所串館上使曰此儀註中何不錄留

勅節次乎臣對曰留置勅書例也故不錄請留之事矣天使又曰嘗見弘治正德間儀註奉安龍亭置于太平館則政府部廳請留受去云此雖非大關之禮前路尚遠可先往參考回報中道臣唯而退上使年幾六十性頗溫順且不飲酒下人亦能秉禮副使則不然雖別無不善下人皆麤鄙不知禮也 上曰留

詔則有之矣留勅未之聞也其問于該曹徃報之金貴榮又啓

曰副使稱副輒怒之言因洪濤遼東人問之答曰安有如此事乎

上曰咨文白牌皆稱正副豈可以此為怒乎○以金秀文為知

中樞府事南致勤為同知中樞府事○日暈夜月微暈

壬辰 上御朝講同知經筵事趙士秀啓曰古者司成以下以

曾經臺諫侍從之人間差故諸生有所敬畏今則以尋常之人

差之甚為未便師儒不可不擇也 上曰學校類靡士習不美

莫此時為甚此子不知勸學之方故也尋常咨歎師儒宜可擇

也士秀曰今雖有乏人之歎本源之地亦不可忽也以有名

望之人間差也○上御夕講○日微暈

癸巳憲府啓曰巡察使之任受一方之委寄為三軍之司命生殺賞罰在其掌握故在 祖宗朝必以儒臣之有才略位望可
以鎮壓者差之使勇將謀臣並受節制其慮深矣今者以金秀
文南致動為慶尚全羅道巡察使其為人果合於節制而朝堂
之筭亦未偶然臣等愚計亦不可不達於 聖聰以備採擇二
南雖曰賊路要衝數年以來防備粗完道內人心備諳賊情亦
有兵水使日以禦侮為責雖卒有警急豈至於望風奔潰乎且
監司既兼巡察專制一道之事而又遣巡察是一道而二巡察
也其所號令將何所適從而使羣情有所統領乎方伯之人既
兼巡察而復使之聽命於武臣亦有妨於事體非朝廷前日擇
遣方伯之意况賊兵未至先自騷動當此國家多事民生遑遑
之日驛路疲於送迎列邑困於支供人心搖動有遷徙失業之
弊古人所謂寧逢倭寇不逢巡察使之嘆恐復見於今日也若
邊事最急不可不遣此人則或差兵使或稱防禦使下去待變
未或不可巡察使如不可不遣云爾則別擇儒臣之可堪元帥

者使之專制則國體無虧損之患而事勢有使益之宜矣請以
臣等之意更議于朝廷答曰如啓○傳于政院曰三公領府事
兵曹備邊司更議巡察使事以啓○夜月暈兩珥冠履白虹如
環貫月

甲午備邊司與大臣領府事同議啓曰臣等伏見憲府所啓之
辭以常時之意論之則當矣然賊有大小勢有緩急源盛滿書
啓若詐諉不實則固無事矣盛滿以受職之倭每年來朝常有
希賞之心今又身自出來已到浦所先為書契報知于禮曹以
情揆之其言似不為虛前此亦有如此之報而例置於狡詐難信之
地竟有乙卯之變其鑑不遠此賊自乙卯以後經營已數年矣果
欲先攻馬島而次及於我則其為兇計必不偶然不可謂之小
賊而備之緩也兵水使雖以禦侮為策而一見書契或有百計
無策之憂一道人心之不固從可知矣不可以兵備粗完而忽
之也况慶尚道則戰船器械等事多所未備不可謂之粗完賊
若大至則望風奔潰之患安保其必無如是而朝廷若不別為

措置則軍民之情有何所倚仗乎且監司雖有巡察之名而皆非儒將則節制非其所長用違其才終致債事者考之前史歷歷可數若賊變不為尋常則朝廷別遣一將以主之在否不得已也如聞賊勢之強大而後遣將則非徒遠路驅馳士馬皆疲困勝敗出於呼吸之頃或有無及之患矣憲府所陳之弊臣等非不商確而揣度賊勢恐不尋常欲預為措置請遣巡察使矣其稱彌臣等初欲以防禦使名之而當此人心解緩之時名彌若不重則慮有妨於節制而在 中宗朝黃衡之於北方壬甲

作賊撫曹潤絲之於南方乙未年加德禹孟善之於西方庚子

城復皆帶巡邊使之號巡邊與巡察無異故敢以巡察稱號以

重其名耳若以監司既為巡察之任一道二巡察為不可則依

黃衡等例以巡邊使稱之為當若號令節制等事則已詳於事

目必不至於無所適主矣傳曰秀文致勤改以巡邊之號當速

發送預措邊事俾無後患可也備邊司啓曰請以金舜臬為京

江舟師將傳曰如啓○慶尚道巡邊使金秀文拜辭傳曰閩外

命將固重豈不慎擇委寄哉惟卿往者赴於耽羅盡心職任得其士卒之心當倭奴來犯之時乘機力捕累聞捷音予用嘉焉今授以巡邊之任卿宜務從簡約無有弊事息威並行與士卒同甘苦嚴修防備日新候望慎察待變以副予意特賜弓箭等物卿當往盡職任也予欲面諭以國忌未果矣

乙未定州別延慰使鄭宗榮啓曰臣於初十日到定州問安則兩使多謝遠慰云至於設宴請用女樂則許依前例及妓工畢入於庭則正使曰吾二人奉 皇上勅命未曾頒降遽用女樂

奉使之意安在相與反覆論辯至於日暮上使曰令女樂在下庭暫呈一成而止勿令上階而既諾之後因終始奏樂正使謂臣曰感荷賢王之意重違承旨之懇不覺大醉云但因雨水漲橋梁幾盡漂毀如猪灘水深渡廣多殺軍丁累日為役尚未成就人在深流或有得病而至於不救者至為可矜定州以北大雪極寒驛馬多死云○以申汝悰暗淺為弘文館典翰任尹性

附錄 諭旨 鄭 趨

為司諫院司諫

此特旨也

柳煥為弘文館副修撰金德龍

為鍾城府使○日暈兩珥午時太白見於巳地夜巽方東方北方如火氣月微暈

丙申

上親臨慶會樓習儀○禮曹判書洪暹啓曰己亥華察

之時陪臣行酒連進二盃其後太監等亦仍之但鄭瑛時用中盃禮令太監不許中盃之言當理何必爭辨強請乎傳曰此據理之言陪臣行酒當連進二盃飲終盃

丁酉問禮官金貴榮啓曰臣到劔水驛上使出坐東軒臣入告留勅無前例之意上使曰前例如此則依前為之但勅使既受帝命而來當南向以授何以西向云乎荅曰為 皇上位牌已設於北勅使不可背立故自前如此矣天使仍改其辭曰稱有制時當南向而奉勅授 國王時當向北退步至國王跪前西向以授為當故其儀註此條已抄錄小紙當持去依行云戊戌 上親傳先農祭香祝○以庚辰辛巳年宗時冊頒赦前例下于政院曰以此遣史官收議于三公領府事其議曰今此受勅後頒赦當依辛巳年例○領議政沈連源辭職不見○午

時太白見於已地

已亥禮曹啓曰頒勅時勅使東西相向事臣意以為不然唐

阜

史道

龔翊

吳

歸

兩

運

天

使

皆

賚

詔

與

勅

而

來

詔

案

在

東

勅

案

在西正使則將欲以詔受

殿

下

故

立

於

詔

案

之

東

副

使

則

將

欲

以

勅授

殿

下

故

立

於

勅

案

之

西

此

則

禮

所

當

然

也

今

則

有

勅

無

詔彼天使之欲分左右而立臣恐天使只見頒詔前規有此言

也南向稱有制事不但藩國儀註所載我國五禮儀註迎詔儀

亦有之但迎勅儀則無南向之語天使必欲以迎詔之儀迎勅

也然南向稱有制似不與五禮儀註迎詔儀相戾此則嘗從天使

所言自禮事我國五禮儀註祖宗朝參酌中華之禮詳悉

磨鍊因天使之言輒改之則五禮儀註將歸於無用且既以此

累次習儀今若臨時遽變則上下行禮豈不生踈前者龔天使

以為一路酒禮則出於權宜國中享禮當依舊規今亦於碧蹄

迎慰前將此開諭則天使豈盡不從儀註內節次乎議于大

臣等則沈連源等意當告大使曰頒勅時勅使東西相向及南

向稱有制之事皆我國儀註所無之禮也本國儀註自祖宗朝行之從古詔使率皆依此行禮其來已久今不可改况既設闕牌是則皇上之位南向背闕於禮不當故儀註無此條請仍舊行之何如以此詳細開說然猶強執不聽則前有唐龔兩使行之之例今亦從其所言行禮何妨行酒時揖禮則悉依天使所為而為之似當傳曰依禮曹言斯速下諭于遠接使以告天使無妨然禮貌大事急遣問禮官詳探其意而來啓上御夜對○日交暈兩珥冠履左右有背色內赤外青

庚子問禮官金貴榮復命上引見于思政殿曰禮貌事何以云乎貴榮曰今日天使入坡州臣告曰前日抄給儀註則乃迎詔禮也故南向稱有制迎勅則無南向之事我國儀註皆依上國之禮為之故前此天使如雖有疑終必遵行其來久矣天使曰詔勅一般何以殊觀乎不可更改云臣欲以藩國儀註以決其疑而與遠接使議之則有自上乘馬之語慮有難處不可出示云故只以言語爭之天使之意必以為我國將臆見而強

之故曰前雖行之豈可效尤乎臣恐其生怒而止之仍又告曰
東西相向事前亦有兩使出來之時而皆立於東今欲分立東
西有違儀註請遵行舊規何如天使曰東西相向尤為當禮以
皇勅奉安龍亭挾持左右豈不合於事上之儀乎仍問臣曰以
是為宜乎不宜乎吾則不可改矣且天使嘗語通事曰世子出
接乎對以年幼未能出接又語臣曰俺為冊封而來儀註中何
無世子出接之禮乎臣對曰雖早定國本年尚幼不可出待故
前亦無此儀矣又曰何不預言臣對曰到王京有告之之禮故
不載儀註耳天使曰雖然不曾言此事誤矣臣謝曰我只將儀
註而來如非王命不敢告之耳今禮曹判書來在前站必詳
告其禮已而天使又曰國王與俺相對當言世子不能出接之
意矣且聞之從事官通事有言學士天使時之事則天使曰學
士烏知禮哉皆下於我者也故臣欲以前日學士之事難之而
竟不果也且告副使則曰當皆立東壁上使則曰副使何敢立
於東乎上曰天使強執已見而如是若非大妨於禮當從所

願隨時處之○日微暈

辛丑傳于政院曰昨聞問禮官之言又見遠接使書狀則天使欲見世子而世子年幼不能出接之意當於會禮時面告雖或強請不可創開 祖宗朝所無之事今當答以何辭遣史官收

議于大臣領府事右相禮判則復命時予當面諭○領議政沈連源議臣觀天使所言別無強請世子出迎之意當於相會之時以前日議定年幼不得行禮之意告之則天使必無更言之理如或強之以在 祖宗朝年幼世子未嘗出迎之意及復告諭為當左議政尚震議受勅後只將世子年幼不能迎勅惶心為辭則情禮似不相悖然其節次先後當令禮官商確定議領中樞府事尹元衡議我國冊封世子必於七歲為之年甚幼弱不能行禮故自前勅使之來不為迎勅已成舊規華使雖若強請以此答之辭理為順別無他語見遠接使書狀及金貴榮所啓之辭似無強請之理自 上相對之際告之以未得行禮之由則似為無妨○上引見尹溉洪暹李鐸于思政殿尹溉曰天

使到碧蹄臣等行禮畢欲以婉辭論難禮貌事而上使臨設宴
語通事洪謙曰聞禮判來到若又講禮吾寧不赴宴云故慮其
生怒更不辨說回程日期令通事密問素知頭目則曰當在三
月十八日且聞諸權轍天使取曆日見之曰十八日吉矣又於
臨津船上回望曰此間必有勝致通事對以左右絕壁之好則
急於頒勅未暇遊覽回程正值日暖花發擬欲遊賞云其所謂
東西相向及酒禮等事聞遠接使言則皆據理之說而固執不
回不可撓改矣○傳于政院曰明日天使相會禮時世子不得
出迎事告于天使言語令禮曹先議于右相亦諭于領左相領
府事詳盡商度以啓○憲府啓曰國有大慶誕布渙汗之恩與
臣民共之者是雖一時之盛事德音之降在呀不已而物情猶
以數赦為疑今未閱六七箇月又有頒赦之命是一事而再為
之赦豈不為小人之所幸乎若以 帝眷為重累加恩典以示
其意者不無其方向必規規於賊良民之事而以為報答 皇
恩之地乎請還收成命答曰赦雖不可數下既有前例不允三

啓不允○午時太白見於巳地

壬寅 上幸慕華館迎勅 上先行到景福宮上使奉安勅書

于勤政殿而使分東西而立 上行禮畢入殿內跪上使奉勅

南向稱有制授之於 上承旨左右展勅後奉安于案上

上退入幕次俄而出次天使亦出相揖行茶禮畢天使還大

平館 上御勤政殿受百官陳賀訖幸大平館設下馬宴夜三

更乃罷還宮

癸卯 上幸大平館行翌日宴夜乃罷還宮○午時太白見於

巳地日入後流星出天中入巽方天際狀如鋒尾長四五尺許

色赤

甲辰左承旨朴忠元問安于天使回啓曰上使昨日以為副使所

受即驕馬其所受即兒馬華人以不驕馬為兒馬乃發怒云傳曰更以他

驕馬改給○領議政沈連源以衰病再辭其職傳于左相曰領

相疾勢不得易差今乃命遞當卜相以啓○午時太白見於巳地

乙巳左副承旨鄭宗榮問安于天使回啓曰臣告辭而出副使

出中門語曰欲造弓子以象牙為梢依本朝弓樣為之云傳曰知道○傳于政院曰近觀上使辭氣自以司禮監近侍 皇上與御用監不同不無自高之勢考前例亦或有秘密加贈之時上使慶會樓請宴時紅紬十匹勤政殿請宴時紫紬十匹明日請宴時白苧布十匹謝宴時銀小榼拾兒各一部加贈徽示與副使不同之意似當此等物則勿錄於單字只令其房通事密告于上使曰大人位高與副使不侔故有加贈之物勿使他
人知之也以此密告于天使而聞其答言亦密報于政院回啓
史臣曰人主處萬民之上雖日用細微之事要皆必出於光明正大之地况待上國之使其可不以誠信而以私恩耶莫見乎隱豈有副使不知之理倘曰不知人君豈宜私厚於人而曲為容悅之事哉政院非徒不能諫止又從而為之辭豈非無學識而然耶

○左議政尚震啓曰小臣昨日伏承遙領相之命即欲以未可適之意面啓而却念臣亦嘗以衰病不職懇乞辭避而在同僚

則反請勿適恐臣前日之辭嫌於偽故悶默而退終夜以思如
臣衰病不能者即被適免朝家之福也若連源宿德元老聲望
夙著固宜處百僚之上而我決細務臣輔時政者也居位則朝
廷為重去位則人望有缺輕重所係其機如此况其年齡雖暮
精力不衰疾若少痊便可出仕而自 上不待朝攝之效上辭
未幾遽命適職請仍任以待其瘳荅曰啓意固當在平時則可
以待痊而今當禮煩之時故不得已從其請似難仍任再啓曰
三公之職雖無上下至於責任在於首相苟非其人不可一日
冒震連源正合是任不可以病而適之待其病愈允合事體朝
廷公議皆然故敢啓荅曰如啓仍任仍傳于政院曰遣史
官告于領相曰昨雖不得已從請心有缺然左相從公議再
啓是以仍任安心調理出仕○以李澤為清洪道觀察使洪天
民為吏曹正郎趙光彥為工曹正郎宋賀為侍講院文學丁允
禧為吏曹佐郎柳興為侍講院司書○日微暈夜東方異方如

丙午傳于政院曰上使處白細絲紬二十匹亦加付標且以此數俱錄密授通事以告上使無妨○夜巽方坤方東方如火氣

○平安省義州終日雨土曠霧

丁未憲府啓曰前司議具滄本以陰邪之人聚會羣不逞之人

于其家推占吉凶與聞兇逆不道之言當元宗大漸之時與尹元者李建陽等推上

聖筭吉凶其家其黨惡無君之罪極矣獲保首領安居都下亦已幸

矣給牒之命又加於此人物情極為憤激請速還收成命答曰

身滄以其時逆賊之輩構成虛語之事被罪已久雖給牒何妨

不允後兩司累月諡啓不允

戊申禮曹啓曰桂山君卒乃當代大功親當輟朝二日今日請

宴停行以告于兩使何如傳曰都承旨今往大平館告兩使曰

今日欲奉大人適有親屬之服未果也初二日亦忌也初三日

相會何如都承旨李鐸回啓曰臣以傳教之意往告于天使則

上使答曰近者連日下雨未得奉拜心甚懸仰今聞殿下遭

切親之服必減膳撤樂矣初三日赴宴於心猶以為未安遣承

旨來諭多謝且言吾亦差人問安云副使則曰天雨未得相會懸仰之際聞遭切喪驚悼望勿為哀慟余以慶事奉 帝命來不敢遣人吊之過三日可得相會勿以為慮云傳曰知道○午時太白見於巳地夜金星犯昴星

三月巳酉朔午時太白見於巳地

庚戌日暈兩珥

辛亥 上宴兩使于慶會樓觀魚觀放火

諸色藥線火戲

○傳于政院曰

接待天使國之大事所當事事敬謹凡天使所請如非極難皆可

從之今者上使所求大狼皮

產於日本海魚屬其皮有粟

比大

水獺皮而都監

之啓以為無此二物難以解怒云故巳令貿易而為戶曹者徒計

小弊不念接待勅使之重遽即以此至于今日再三強求勢不得不買

是何事體我國之人接待天使不無慢忽之習予甚未便○迎接

都監啓曰上使令進事語曰俺看閱贈送物件貂皮則體小毛禿

鼎絀則麤惡此等物非俺自用將以遺諸閣老後日回奉時以

如此之物備數送之則俺當不受云傳曰貂皮體小毛禿則何

不具由書啓許多鼎紬豈無好者而敢以麤惡贈給乎是乃國
無綱紀故也尚衣院提調戶曹堂上郎廳則推考尚衣司瞻色
官負先罷後推○日暈白雲一道如氣自西方至良方布天良久
乃滅

壬子以李彥燮為弘文館應教黃琳為司諫院獻納柳承善為
弘文館副校理閔時中為修撰高景軫為藝文館待教○日暈
癸丑是日將宴天使于勤政殿會天雨都承旨李鐸啓曰接待
華使禮之大者不必於雨中強請今以此意往告天使而別遣
大臣設宴贈給何如○傳于政院曰今馳往太平館告于兩使
曰今日已擬奉邀勤政適值下雨恐大人冒雨勞苦心甚未安
今日則令陪臣奉進一杯于館裏明日迎詰命後寡人當奉邀
○迎接都監啓曰上使語通事曰俺不違十二日發行一應
曰禮物件務要精緻催辦以給初七日定發白牌云都監則凡
物已盡措置請令戶曹速給回奉毋致稽緩何如傳曰如啓仍
傳于院政曰天使雖欲速行所當請留明日予當親請矣○諫

院啓曰清洪兵使鄭允誠病勢甚緊似不能容易調治今將風和事變可慮之時以年老之人久病不出則非徒防禦虛疎吏緣為奸貽弊必多請適允誠別擇庶謹有幹局宿將斯速下送答曰如啓

史臣曰允誠有依權貴之勢且其子浚氣焰熏灼故臺諫不論允誠託病窺避之罪因其呈辭汲汲啓適以遂其欲諍臣之體果如是乎

甲寅昧爽

上幸薰華館迎詰命

兩太妃殿之災並被燒毀

詰命當因官闕至是遣使奏

請乃蒙補降尹春年賁擊而還

辰時遂宮行禮如儀停

兩太妃殿進賀

以有慈殿

之教百官陳賀于

兩太妃殿○傳于尹春年曰一路之事

悉書啓春年書啓曰一路邊墻烟臺盡為頽毀且無哨瞭之人故獲賊惟意出入少無所憚如高嶺沙河距虜境至近之地則童子婦人皆持兵器以自衛焉且去年飢饉天下皆然而南邊倭寇尚未寢息臣之所見則自濟東至高嶺十六日之程道饑布野不可勝計飢民剗屍為食海州衛則白日城中公然殺人主將亦不敢

禁云廣寧沙嶺之人惟以潰散死亡為心少無安業之心故時丁二月尚無輦糞於田者至於各站馬匹盡斃靡有孑遺故臣言序班護衛所軍士之馬自備草料而養或越五六站車牛則一輛繞駕二三頭而皆羸瘠不能輸運矣

乙卯右承旨沈守慶自太平館來啓曰臣以請留之教告吁上使則即令臣入見曰賢千秋如此懇請不可不從立取曆日見之曰依 殿下令十六日發行若非復命於 皇上之限雖數月可留只緣復命欲汲汲回去矣加留數日心甚未安幸 殿下

勿以久留咎我只因 殿下之懇 十臣答曰若以為咎則何至

懇請乎上使笑曰足見 殿下顧戀之情云副使則曰上使既

許留我獨先行乎當依命○領議政沈連源上疏伏以臣之病

勢深重差復無期懇乞 辭退之情曾以畢達于冕旒得蒙允俞

之音伏地感泣自以為當得身心之安庶延 朝夕之命也旋因

同僚之啓還收已成之命至是史官宣諭慙慙懼交至措躬

無地惟知 叩勉策駑之不殺而乃復陳 憂悶之情不能自已

則臣之罪尤大矣但三公之任所係甚隆非如微官庶職之乍
遞乍仍也臣之再三乞退者知身之不能堪也 聖明之計
以辭免者亦知臣之不能堪也知其不能堪而既命卜相則寧
可以一人之言輕其去就哉夫如是則三公之重反歸於庶官
之微而朝廷事體又從以輕矣臣之衰病固知不能差復於數
月之間而今又以過情之辭加諸身以蔽 殿下之聰明及躬
慚慙若無所容心以之而驚惶病由是而益重其終不能出仕
決矣盖宿德元老聲望素著居位則朝廷為重去位則人望有
缺者三代以下未易多得也是豈臣之所敢當者哉臣與尚震
相從四十餘年非不知臣之空踈短拙也而敢為鋪張溢美極
口稱譽者未知其意之所在也若以相位不可輕適云爾則當
與同列同辭以啓可也而汲汲獨啓亦何意也夫相位之任百
責所萃而臣之自知固已甚明名辱具瞻才之變理上不能弭
天災下不得遂民業內而國儲虛竭而不得充外而邊圉孔棘
而不能靖悠悠伴食玩揭流光已過十年之久而未嘗建一策

畫一籌以裨益 聖治之萬一則將來之不能有為斷可知矣
其得免聖明之譴責亦云幸矣反以為宜處百僚之上裁決
庶務匡輔時政云是何言之過也君子愛人以德不當如是厚
誣也古人云知臣莫如君 殿下亦已洞照臣之不足當此也
明矣今臣若固有之覲然出仕強顏班行則人孰不謂臣愚
且感哉當時之嗤笑固其所也而後世之譏議亦不得免焉縱
不愧於人獨不畏於天乎况尚震方有求退之計而推獎於臣
欲其苟處則其言出於自謙之心而不怨之甚也在 聖上尤
宜裁察也自漢唐宋以來委任專在於相而其間賢人君子更
相遞代者世各有人在我朝雖碩德重望亦未嘗亘在其位相
帝出入臣獨何人乃敢冒處至於十年之久而尚不知退耶今
雖衰朽轉劇而遲回不去以待死已則政府終為養病之地縱有
賢能之可繼者無以自致焉妨賢之路罪亦大矣况今華使在
館大禮頻數國家體貌不可以輕也臣之病卧久闕趨蹌至於政
府進宴江上遊觀之時三公欠一以虧國體則臣之當退不帝

平日萬萬也臣之病亦非往時之比而舊病未痊新證添發壯
熱上攻心神昏瞶面色萎黃眼睛黃濁小便亦澁腰脚痿弱日
益沈痼有增無減殆將不興矣當此大禮之日臣在告不出而尚
保爵位及至無事之時偃然出仕則其於自處何其於公議何
若得釋重負就閑地而安心調保優游休養則自今至死之年
皆殿下之賜也臣雖解官豈如古人長往不回邈然無意於
國事者哉唯當赤心盡瘁與共休戚庶谷聖上眷注之隆但
朽木不可以雕盛名難以久居殿下如欲保終始之思則臣
亦欲全晚節之榮豈可使久處以辱名器乎天道十年則必變
其於人事何獨不然滿招損謙受益是乃天道則人之久叨寵
榮不自挹損者鮮不有覆餗之悔殿下誠愛之欲其生則可
以諒臣之求退非循例虛讓而實出肺腑也三公之職不可使
一日曠也臣之曠職非止一月而已則其於貽弊國事何如弊
弊政之多終至於危亂然後雖罪臣以不職何益伏望聖慈
深思責任之大恭表病可堪去就之重非人言可與復申前命

還適臣職改卜他相則名器以之而益重國體以之而益尊臣之病亦將自此而漸差矣不然將恐死亡無日不復活 聖澤

之涵濡也伏願 聖明垂憐焉御札下諭曰觀卿疏辭可知情

懇解職調病雖切於保身之道輕動大臣豈合於特賴之方頃

日許免是予之失左相之啓有何他意卿不須辭也○以李名

珪為崇政尹春年為資憲二人皆命奏請使政特命○午時太白見於已

地

丙辰命大臣等從天使遊觀于漢江○日有右珥白雲一道如氣自

乾方至巽方布天漸移艮方良久乃滅夜月暈

丁巳 上宴天使于慶會樓方宴上使請於 上曰遠接使權及

通事四人遠自江上隨我而來勞苦太甚請加階級館伴鄭士及

都監官十人醫官一人請並褒錄 上曰陪臣等接待大人之際慮

有過愆得免其罰幸矣何以加爵乎上使又請上 曰當商量為

之○傳于政院曰 祖宗朝各年因天使所請陞階等例考啓

○日暈夜月暈

戊午諫院啓曰奏請使李名珪等別無功勞而息賞太濫至於通事之微亦陞堂上物論譁然請令政院廣考前例酌宜折中以愜物情答曰封世子國之大慶而補降詔命出於皇上非常之息名珪等得請而還是豈無勞乎通事雖微又豈無傳譯之勞乎不必廣考前例不允兩司久啓不允○以張士重為侍講院司書柳坤為弘文館副修撰崔顯為侍講院說書○夜月暈

已未傳于政院曰來十五日月食在地下無救食節次而其日幸太平館行上馬宴此乃為勅使不得已之事何以為之問于禮曹○日暈夜月暈

庚申禮曹啓曰大陰薄蝕雖不如大陽之見蝕然三光有變人主之舉不可處以常例天使上馬宴亦不可進退請問于大臣以定○領議政沈連源議十五日有月蝕之災雖在地下無救食之舉行宴禮未安十四日乃武宗皇帝國忌天使若以此為辭則亦難行宴十三日進行上馬宴勤政殿再次請宴雖不為之恐或無妨上馬宴雖云發行前一日若有事故則不必強拘舊例左

議政尚震議春秋月食不書禮經言禮之所不行者四而獨舉日食據此觀之月食非若日食明矣然月食之日我國宴禮則並皆不行實是謹災之美意如天使上馬宴必於發行前一日設行乃所以感戴 皇恩盡在我尊敬之禮也其所以敬待皇命是亦敬天之推也則復圓之後退定一兩時刻而行之懼天災尊 皇命之意庶可並行於其中矣况地下食無救食節次亦與方食人仰之時稍異右議政尹漑議日月之食雖似有間而月掩日為日食月元日為月食當食必食實為非常之變人君所當惕懼修省不可以其常而忽之又不可以在地上地下而異之是日行宴禮有乖修省之意然勅使之行在於十六日前一日行上馬宴乃是成規而禮曹欲進行於十四日則是日乃 武宗皇帝忌日尤不可行宴禮臣意望日月食難於行宴之意令館伴徵稟彼若以中朝所常行之事據禮答之不許行宴則明日勤政殿請宴停之幸大平館經行上馬宴彼若以月食日行宴無妨云則從其言設行似當然遇災不可不變去樂行禮

何如領中樞府事尹元衡議日月之食雖曰有間遇災行宴似為未安以十五日月食告諸華使上馬宴進行於十四日恐或無妨傳曰十五日已初幸大平館行上馬宴只去樂出還宮並陳而不作○傳于政院曰天使請爵小帖及此書名單子示于三公領府事予意則館伴給鞍具馬遠接使給加尹行李彥景亦賞加李仲樾安方慶南慶春洪春李彥忠給馬元虎變陞職李仲虎柳承善柳順善未資窮者加資尹弘彥等七人陞遷洪謙等四人本衙門付首品祿職醫員二人本衙門高品付祿何如○領議政沈連源等議 上教允當○日暈夜月暈

辛酉宴勅使于勤政殿 上令譯官以爵賞分等事告于天使天使曰譯官不離晝夜勤供職事請陞堂上 上曰小邦素重爵賞不得輕授天使往復懇請 上曰爵賞雖人主所秉當與朝廷共之徐當量處○日暈

壬戌傳于政院曰凡于天使之請不可不從但譯官賞加則事非輕易而上使累請若違其請則勢必生怒處之甚難更議回啓○

領議政沈連源等議譯官之微堂上重加固難輕許然天使若授
例強請則不可牢拒逢彼之怒勉從其請恐或無好但答應譯官
亦有輕重不當混施

癸亥上幸太平館行上馬宴

是日地下月食將去樂行宴天使言
中朝或地下食或復圓後則宴飲如

常而著青素欲勸上服青綠花樣袍而兩使先服此
服故更告天使以復圓之後用樂無妨之意天使許之

甲子

上幸慕華館設饌宴天使請陞譯官堂上加

上曰此雖

微官或有未經准職者以其難之天使臨行求馬匹

上即命

與之○兩司啓曰對馬島自以為我國藩籬欲備禦賊倭而軍

糧缺乏請引給六年賜米備邊司詳加酌量只給二歲之米其利

害便否雖不敢灼知然馬島名為效順而實有反覆之態其曰

獻誠其曰報變者皆出於可疑而無的然誠信之迹國家不

人之情其優待已極今者又以備禦為名欲鉤致六年之賜其他

不係防備之物亦並求請其窺覘我國之淺深極矣假令今

年許之而明年又如是則其無厭之求終不可止而國家之應

之者得無以充其所欲其從違之際必有生怒造豐之端寧不

為後日之憂乎請廣收廷議者曰如啟○憲府啟曰今者以天使之請館伴遠接使以下並令論賞是出於感 皇恩敬華使之盛心然正憲通政之加國家所以待宰相之具簡擢賢能激厲一世者唯在是物而授之於天使一掉舌之間非但大妨事體名器之賤將必自此而始矣權轍尹行李彥憬等賞加之命請速還收答曰已議大臣商確定賞既告于天使固不可失信也不見權轍事以啟依允尹行李彥憬事終不允

乙丑傳于政院曰冊封世子

皇恩非輕國慶莫大不可不施恩

典接使權轍都承旨李鐸右副承旨李戡承傳色周泰文衙前通事朱良佑高彥明都監郎廳尹行李彥憬柳從善李仲虎上天使別通事洪謙各加一資都監郎廳元虎變禮賓別坐尹弘彥監造官金晦尹紹朴裁陞職禮曹判書洪暹館伴鄭士龍各賜鞍馬別通事金驥小通事郭之元張世現本衙門首品付祿醫貢二貢高品付祿其他承旨史官尚冊都監郎廳從事官禮賓別坐監造官御前預差通事等賞賜有差○諫院啓曰華使之請雖出

於情尚不可聽况出於舌人之所為乎若非舌人華使安知其前
例而請之乎譯官等欲遂自己之事先為防口之地使遠接使
亦蒙請爵之累其可陷於譯官之詭謀而認為華使之請濫施
而不違乎人者都承旨李鐸右副承旨李戡亦命賞加此雖諉之
以前例猶為不可况周泰文高彥明朱良佑洪謙有何功勞而濫
授重加至此極耶尹行李彥懔雖似未至太濫自有可為之時
豈可混施於彼類乎其他譯官多有縱吏作弊之罪今將摘發治罪
又何至首品付祿俾成舞智狡詐之欲乎請並還收成命
荅曰李鐸專掌措辭李戡專察職任周泰文終始傳命高
彥明朱良佑御前通事不無傳語之勞洪謙則從天使之請
而賞加尹行李彥懔及首品付祿譯官等皆從天使之請遠接
使今雖無唱和之事豈不賞加乎並不允李鐸李戡高彥明
朱良佑周泰文譯官等付祿事又啓依允餘終不久○日暈兩
珥背夜月暈

丙寅夜月暈

丁卯傳于政院曰永興府使李純亨有善政賞加可也因本道
監司柳辰全之啓也

史臣曰純亨之貪汚已著於前日慶州府尹之時今以善政
見薦於府民之狀此必市恩要譽之致而監司柳辰全與純
亨有分故不能無物情之私疑純亨輕淺謀妄所以至市恩要
譽人皆鄙之

戊辰夜月數暈

已巳命史官宣傳官分往館學以儒生時到者抄啓仍命招大
提學鄭士龍禮曹判書洪暹知中樞府事趙士秀暹及士秀即
承命而來傳曰近以國家多故文事似弛予欲特試製青矜之
策昨見禮曹公事戶曹欲以天使時果床酒壺等送館學當矣

禮曹速諭儒生明日並會于泮宮製述可也卿等明早詣闕聽
命○直提學權容卒容應挺之子由歷駁清顯而居○日暈

庚午大提學鄭士龍禮曹判書洪暹知中樞府事趙士秀受命
往泮宮會儒生製述○傳于政院曰今見伴送使書狀安城館

失火驚動勅使云極為駭愕右承旨馳往問安于兩使○傳于
京畿監司李愛亮曰農事方急卿其嚴勅各官督令播種如有
飢饉處救荒諸事別為措置賑恤○以趙士秀為議政府左叅
贊李瑩為右叅贊

辛未傳于政院曰予於頃日八度宴禮屢觸風寒偶得感冒非徒
時未永差積勞深傷之餘勞熱上攻頭眼有時眩痛元氣似困
必累日調歇然後庶可蘇復明明日謝恩拜表不得親行雖知未
安勢有所難以權停禮行之○日暈

壬申傳于政院曰待夷之道所當寬容不可徒欲折其詐譎之心
也歲賜之米年年每請則固不可從今此之請則姑從無妨備邊
司與大臣同議公事似為得中依此為之

癸酉遣僉知中樞府事俞絳如京師謝恩○日暈

甲戌命官試製弘文錄及製述被抄入臣於勤政殿庭○申時
太白見於未地

乙亥以尹元衡為兵曹判書禹錦為承政院右副承旨○日暈

丙子夜乾方巽方如火氣

丁丑日暈

四月戊寅朔日微暈

已卯傳于政院曰今見伴送使書狀

天使住安州時副使姪子

宋仁精拒之不許相詰之發仁精之父檢孫在傍奪其枕衾以杖打宗仁右腕宗仁弄于副使副使大怒極為駭愕我國

下人頑悍所當懲一警百檢孫等拿推安州牧使金九淵不能檢

察亦拿推○日暈兩珥

辛巳日暈兩珥夜北方艮方巽方南方坤方如火氣

壬午憲府啓曰近觀赴京回還使臣書啓之辭中原一路之事誠

可寒心道殫相望積屍蔽野盜賊大熾人民相食至於白晝殺人而

莫之禁非但此也饑子之寇掠無時不然上國地方之人莫保

其生牛馬車輜並無存者將至於道路不通本國使价之往來

者皆十生九死而後始得達焉自 上若不倍加眷念朝廷亦

不倍加講究以為一切除弊之舉則奉使者無完事之理而國體

終至於大虧中原一路蘇復間緊急藥材外請一切勿為貿易

一行可除之人亦勿差遺以除一分之弊答曰如啓癸未夜月微暈

甲申光平君金明胤遭喪病苦特遣內醫問疾仍賜肉令忠勳府
郎彞往諭曰聞卿病患子用慮焉須速從權先是忠勳府堂上啓
曰年過七十之人勢難行素自下勸以牢拒不從前例功臣病重則
證候書啓故敢啓因此啓而有是命

史臣曰蓋以同功一體之人要使君上曲致款遇之意出於
為己非為明胤也况明胤平生行已有同狗彘無足惜者而
要請至此情自著矣明胤乙巳功臣也

夜月微暈

丙戌以盧禎弘文館副修撰○日暈

丁亥傳于政院曰觀此濟州牧使閔應瑞書狀

民間有女生兒一頭保耳目鼻

頭髮暫生凡身四肩臂手各俱指節爪甲四脚足此乃人異可恠

各俱指節爪甲各有陰戶穀道兩脣皆是女人
令弘文館考前史以啓○白氣一道如布練自乾方至南方橫

天良久乃滅日暈夜月微暈

戊子 上御朝講知經筵事洪暹曰東宮今八歲參考前例
仁宗庚辰年冊封壬午年冠禮入學其時 中宗教曰王世子
與王子同笠無別接待賓客亦未安後日不無怠慢之習以十
月冠三日內入學云此倣 文宗八歲冊封入學故事也前例如
此故取稟 上曰啓意當矣予亦詳量之洪暹又曰東宮學問
漸進但賓客書筵官講罷之後未知勤習也國本至重必使習
真性成學問乃至於高明也今 雖不能盡其奧妙僚屬退後侍
側內官解文者從而勸讀不可以怠慢無知者處之必擇謹慎
之人使之勸勉其為引導亦不細矣臣為賓客每以此言于內
官自 上亦當慎擇其人

史臣曰暹既引 中廟之教以陳冠禮其言切矣又以慎擇
內官為言亦是矣獨恨其不能極陳潛消暗鑠之患以救今
日之病也奸邪側媚驕橫自恣如朴漢宗者在世子之側而
上方倚任則斯非急急之病耶

○上御夕講○日暈兩珥

巳丑 上召對

庚寅夜白氣二道起自良方至坤方布天移時乃滅

辛卯左承旨朴忠元自義州來後命啓曰去年飢荒自定州以西為甚而義州則尤甚民間時無斗粟尊仰官倉牧使雖陸贖散給俾免飢餓而顛于溝壑者亦多天以不雨春斨未生若今年不稔至為可慮自郭山以東皆種秋牟至于京畿兩麥雖不能一樣而亦可以食矣頃日下雨雖未周足不至旱乾矣傳曰今觀所啓義州飢荒太甚予用慮焉倉穀頗頻分給俾免流離救荒諸事亦急措置勸耕播種不失其時事下諭于平安監司癸巳上御思必殿講試儒生

甲午 上御朝講○夜乾方異方南方如火氣

乙未以申汝悰為弘文館直學金貴榮為典翰李彥忠為侍講院輔德尹毅中為弘文館應教盧禎為侍講院弼善李文馨為弘文館副應教柳承善為校理閔時甲朴好元為副校理柳堧為修撰姜士弼為博士洪仁慶為著作

丙申 上御朝講領經筵事尚震曰楊震之疏曰人主以得賢為本斯言至矣草野豈無可用之人哉自上求賢如渴則必有至者矣頃者有學行之人李似指或以身病不能從仕而歸者有之矣自 上如其賢則必委心任之然後可也○上御晝夕講○日暈夜月微暈

丁酉 上御夜對○日暈

己亥 上御朝講領經筵事尹漑曰臣見進慰使南宮忱書啓且聞譯官之言中原一路人民相食至為慘酷進貢使臣何以得達憂慮不小今 皇帝專意醮祭以祈天命而不知天下之終山海關非遐方絕域而人民相食饑子跳梁必 皇帝罔聞知也軍民咸懷曷喪之心胥動浮言至曰 皇帝奔南京 皇太子即位以人心天命見之朝夕難保矣平安道接連上國羣盜或起兵火或發則關防虛踈如此之事別為講究當矣臣觀經濟六典續集雖在盛時赴京使臣例以私馬匹帶去 祖宗睿算慮於一路有變故也 上曰中原之事不可輕論太子未

立奸臣在位而飢饉太甚人民相食至為慘悽予未知終有何事也私馬之啓切矣又啓曰經國大典之撰出於經濟六典此太祖朝元典也 太宗朝撰續六典至于 世宗朝參考元典續典增損成之曰續集至于八年又改之是續集二件也其時黃喜為領相聖君賢相相遇而衰成豈偶然哉其後有元典續典謄錄有元集續集詳節此等冊版帙不多但累經撰定官吏患其浩汗難於奉行故乃成大典耳臣意雖異代之書猶可收聚况 祖宗創制垂範後世者乎右件冊令皆散亡請收而印之藏於文武樓及法司如遇大典有礙處參考何如 上曰啓意當矣 上御晝講○以尹春年為漢城府判尹俞弘為弘文館修撰

庚子

上御晝講○日暈兩珥冠負色皆內黃外青

辛丑

上幸文廟試儒生製述

壬寅弘文館上劄請還收具滄職牒不允○兵曹啓曰赴京使臣私馬實去事領左相意與尹既議同而本曹之意亦與大臣

無異傳曰依議為之○上御夜對○日微暈夜流星出天培星下
入艮方天際狀如拳尾長一尺許色赤流星出角星下入庫樓星
狀如拳尾長一尺許色赤

癸卯日微暈

乙巳

上視膳于

文昭殿○上台對

丙午

上御晝夕講

日暈兩珥重暈如半環

丁未夜流星出角星下入南方天際狀如犁尾長一二尺許色
赤

五月戊甲朔上御朝講

己酉

上具戎服幸濟川亭親試戰船觀武才後觀稼于東郊

○日微暈

庚戌憲府啓曰經席之上各陳所懷以備擇取可也然爵賞之
權則非下人所可與也司諫任尹啓請新溪縣令李欽禮賞加
身居諫職撥拾道塗之言以啓僭賞之端可乎後樊無窮請勿
下書任尹亦難在職請適答曰爵賞之權當在於上在下不可

先啓勿為下書任尹遠差可也○政府六曹備邊司堂上會議
啓曰多備軍糧欲救活上國之人先是經席有此議聖上一視同仁

之意至矣臣等深欲將順而但作事不可不熟慮於始飢餓待
哺之人如聞我國賑救則不但東八站一路遼東廣定之人莫
不全集於我國然則私賑上國之民非徒於義未安西方之歉
比年尤甚我國飢民亦難周濟何暇及他臣等之意恐難開端
如有上國之人欲入我境則令義州隨宜防遮使不得越江為
當○大臣司僕寺提調兵曹同議啓曰凡牧場之內使牧子居
接而各給田土二結守直場馬乃法例也晉州興善島牧子不
居其島且無耕食之田云此則兼監牧等不用意於馬政使牧
子等任其所居故也今使申明法例居守場內為當漆川島牧
場還設事巨濟之民今雖流亡後若有還集者而舊居田里復
為牧場則是絕其還集之路也此亦可慮令本道觀察使商度
便否啓聞後施行何如傳曰西方事及牧場事並依議施行○
夜流星出心星下入南方天際狀如梨尾長二三尺許色白

辛亥以沈光彥為漢城府判尹任尹為司導寺正李仲樞為司諫院司諫黃瑞為獻納黃琳為繕工監判官尹承慶為藝文館檢閱

壬子日暈

癸丑領議政沈連源以病辭職不允○日暈

甲寅 上御晝夕講○日微暈夜月微暈

乙卯 上御思政殿受常參聽朝啓

丙辰日微暈

丁巳江原道平昌東南西面暴風大作雨雹交下體如大豆或如榛子

戊午 上受朝參御朝講輪對夕講

己未 上御光化門觀文武臣射○日微暈

辛酉兵曹啓曰內需司乃列於小各司之類若率軍士搜探盜

戒事則可以入啓為之常時六曹使令因公事出入小各司衙

門例也各司之官莫非王官在前有公事則六曹發牌而招之

今內需司別坐等以曹使令司內突入啓達使六曹使令不得接
足於司門非徒有異 祖宗朝舊例殊無大小衙門維持體統之
意宦寺孽庶之官反為尊嚴恐有憑藉而陵駕六曹之漸似為未
安故不得不啓傳曰內需司非他各司之比乃內帑之類而司
中奴婢畏上司之威盡逃空司聞之駭愕故言之矣○以黃瑞為兵
曹正郎申國樑為禮曹正郎李樑朴淳為兵曹正郎金百鈞為司
諫院獻納柳坤為正言

壬戌 上受朝賀御夕講○日微暈

癸亥 上御晝夕講○諫院落曰尚茶丁蕃為差備於 靖陵則

三年之後必例蒙恩賜今至十三年之久敢將臣子職分內事
曲為疊受之謀尚洗李承緒雖參原從一等其時若已資窮則
亦必受推恩代加之賞今經十四年僭生非望猥引他例共呈
上言其為奸濫極矣自 上或令親受不干之加或令從願以
濟其欲此路一開則近習之希望僭恩者將接迹相繼後日無
窮之弊不可不慮堂上加請並改正答曰丁蕃則雖曰年久

不可不計功勞也承緒則原從之加親受亦有他例並不允李
承緒後累啓依允丁蕃事終不允○憲府啓曰內需司雖掌內
用來布乃是正五品衙門故在 祖宗朝其文移公事必先申
報吏曹然後乃達於各處實有深意使有 亡匿者先啓而後
捕則其間必有逃竄莫追之弊秩高衙門亦將效此其何以爲
國今後捉人於內需司之際請一依他司之例以示帝王無私
之意內官丁蕃李承緒因冒濫陳訴特授堂上 加苟有可賞
之勞何待於十年之後乎其奸謀巧計僥倖不次之恩以累
聖上清明之治至為駭愕請堂上加改正推考痛治以革希望
僥倖之習答曰內需司依各司例事如啓丁蕃事不允李承緒
後累啓依允丁蕃事終不允○日微暈

甲子上視朝膳于

文昭殿視夕膳于延恩殿

乙丑 上聽朝啓○領議政沙連源以病辭職因獻六條之疏
一曰勤學二曰從諫三曰親賢四曰遠佞五曰恤民六曰慎賞
傳于政院曰觀領相疏辭可謂激切大臣任重雖不可輕動安

保老病亦帝王優待老成之道也。盍使解職而安心調理乎。今當從之。遣史官示此疏于左右相而回啓。

史臣曰：沈連源以國舅之父居首相之位，任大責重，恩眷極隆，盡忠效誠，致君澤民，比迹周伊，則庶無愧於委任之重也。當是時也，陰陽失和而災變荐臻，賞罰無章而用舍失宜，邊圉不寧而民生困悴，連源之無燮理匡救之學而不足於濟時之略，可知矣。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而治效如此，其蔑蔑也。將焉用彼相哉。至於告退之日，六條之疏緩而不切，無激勵繾綣之意，蓋連源之為人無他，平日以位為業，患得患失，而畏縮顧忌，不敢盡言故也。

○夜坤方巽方乾方如火氣

丙寅左議政尚震

持重寬和稍有宰相之度雅性愛人無故害之心然久居相位依違苟容無所可否豈能

副調元右議政尹漑啓曰：沈連源以先朝舊臣遭遇之任乎聖明

豈敢無故而強欲辭退乎。只以病勢沈綿，經時曠職，為未安政

欲解重任耳。今特允其請，以副其懇。聖恩至重，必有痊復之

日矣前世大臣以病去位或因事暫免而苟係人望之人旋復
其在 我 祖宗朝亦多有之連源之病永差則復用為當且連
源當病辭之日條疏嘉言不忘進啟之意其篤於愛君憂國之誠
至矣自 上優示深納之意又命詞臣作一教書答其惓惓之意
何如臣等又聞連源以病辭之故不受四月之祿云宜命有司輸
送其家答曰見此啟辭當矣自古大臣以病去位是乃優老恤病使
之安心調病之意也今者沈連源予豈欲適乎但以累次辭病一
以欲安心調理一以計國家重任故特副其願也並如啟○以沈連
源為青川府院君朴忠元為承政院都承旨沈守慶為左承旨鄭
宗榮為右承旨禹錦為左副承旨姜士尚為右副承旨沈銓人銓物
處心貪盪官奉使關西微索為同副承旨李彥憬為禮曹叅議閔
列邑滿載而歸人皆鄙之時中為兵曹正郎朴淳為吏曹佐郎曹光遠為知中樞府事李鐸
為龍驤衛護軍

戊辰遣左承旨沈守慶問病于沈連源且以教書諭之曰嗚
呼大臣於國家其義重矣國耳忘家公耳忘私不以進退而

易其操不以用捨而忘其忠勤懇懇死而後已此伊尹有
告老之誠韓琦有陝西之疏也惟卿性稟忠純器識弘遠昂
然特達之才淵乎有容之量其在先朝獎用殊甚歷敷中
外聲績蔚然矧予小子幼冲嗣位有疑必稽有難必咨其眷
顧倚毗之重豈特如濟川之舟楫大旱之霖雨哉殿今年齡
未至於致仕志慮無改乎常度忽有經時之疾屢上告老之
章在卿雖切於解煩願養而無卿一日則將何以為國哉又念
大臣之任要有嘉謀嘉猷裨補于宵旰非有職務責守之鞅
掌乎朝夕屢賜告暇庶幾調治而就職綿歷時月久無勿
藥之有喜鄉今求解益力至于三四予之缺然于中若失
左右手者豈有量哉且於求退之日不忘規警之義條六事
以陳疏罄平生之底蘊久曠經席之侍講常恐奄忽以莫白
惓惓懇至忠愛藹然雖古之大臣何以加諸至於勤學從諫
無非帝王正己之要道親賢遠佞亦皆古今圖治之先務恤
民欲其固本慎賞欲其防濫考贊乎聖賢出入乎經傳義理

明白詞氣忠厚以此為治寧有不濟哉爾之愛子至矣卿之為國篤矣子雖不敏曷才念哉曷不懋哉於戲聽卿求退豈子所欲要以遂平生攝身之願抑以重論道經邦之任卿亦益篤忠誠益思自重用康乃身以圖後效○日暈兩珥夜月微暈

已已傳于左議政尚震右議政尹漑曰三公之職上應三台不可闕而况領相百官之長豈可以曠其職今者沈連源適從相待其差病勿復用專啓之重待大臣之道雖似得矣虛其位而待之於國體亦為苟且卜相無妨尚震尹漑卜相入啓○日微暈夜月微暈

庚午日暈黑雲一道如氣貫暈良久乃滅

辛未平安道察觀使丁應斗狀啓曰義州呈內唐人等携其男女畜產車載馱運來駐鴨綠江西邊於赤島等處給繹不絕往問其故則為撻賊所逐避患到此云其言雖不可信而撻子聲息則必非虛語故令各鎮堡整兵待變州亦軍馬整齊各其要緊處添兵守護謝恩使時未越江而遼東一路防備解弛不得

已依前例境內各鎮精兵抄出別為護送且避唐人投來義
州勢將難過飢困之極不無闖入侵奪之虞故令本州隨宜善
處毋致生變

甲戌 上聽朝啓○憲府啓曰今日啓覆時工曹判書沈通源

晚到退入於諸宗宰入侍之後事體未便請推考答曰如啓

乙亥領中樞府事尹元衡議濟川亭習水戰時失律將士憲府啓請議大臣定罪習陣時

失律將士令攸司推考者乃指命將習陣時也此法著於兵典

教閱之條若自 上裁閱則其行軍失律之事當斷以一罪不可

比謹尋常命將之例而付有司推之也濟川亭觀戰舩時差錯

乃是水上行船其與陸地行軍有間其罪之大小輕重自 上

已為灼見矣然軍法甚嚴既命憲府推之則移義禁府照斷勢

不得不爾我國之法莫不緣情而失之如此之際自 上不可

不明察兩處之傳于政院曰近者憲府議失律將士之罪時

疑前後用律之不同而以許多朝官宰相就獄為難欲使大臣

議定今見領府事議則憲府自當啓移禁府照律而前者望遠

亭試戰船失律將士初命憲府推之終移禁府照斷已有此例
不須慮人數之多小而為難也移禁府照律○日暈

丙子 上御夕講參贊官沈詮曰近來人懷僥倖之心小有功
勞輒為陳疏援引前例希望恩賞者寔繁有徒方詮未決之事
間闒闢詰褻慢之言莫不陳疏以瀆 聖覽自 上慮有冤枉
欲通下情而判下於該司小臣曾為守令而見之則奸細之謀
徒為滯訟者例呈上言以此臨決之訟亦多停之且監司乃一
道之主民之有冤憫者自有伸理之地而冒濫呈訴憑籍上言
致辱守令者亦多有之臣意以為未便 上曰近來守令無伸
冤者故民之冒呈者如是耳

史臣曰人主深居九重小民之艱難不能知之此古人之深
懼則間闒褻慢之言詞訟闒詰之事皆得陳列是亦人臣進
戒之一道也沈詮有何所見而獨以為嫌乎謀為滯訟冒濫
陳訴者則固可罪矣而當今政以賄成訟以勢決為守令監司
者聽訟既不猶人則赤子之抱冤枉者其不呈上言而滿闕乎

詮也不陳無訟之道而欲防訴怨之路是不過諂美其言而隔絕下情也至哉吾王之教曰守令無伸冤者故民之冒呈者如是耳臣無間然矣

以尚震為議政府領議政尹溉為左議政元多機巧善變曲尹元衡為右議政

史臣曰所謂卜相者卜其有德望也而元衡據一品之班挾外戚之權此震溉等所以授而為相也然則所卜者勢與權也非所以卜其德望也可勝惜哉

李浚慶為左贊成洪暹為右贊成兼禮曹判書李名桂為判敦寧府事兼兵曹判書此三人皆御筆書下也閔箕為司憲府大司憲尹毅

中為執義成義國柳承善為掌令金百鈞宋賀為持平李重慶為弘文館應教閔時中為校理盧禎為副校理李世琳為世子侍講院弼善洪淵為文學朴好元為司諫院獻納朴應男為吏曹佐郎

六月丁丑朔江原道鐵原居私奴貴石允達私婢莫德以鋤田

事出野乘午還家時驟雨暴下電光交走雷聲大震天地晦冥
三人皆逢震貴石莫德死免達不至重傷

戊寅傳于政院曰君臣之間情猶父子雖不可專以嚴峻為禮
然小心敬畏不敢放肆者固臣子之道也政院居喉舌之地所
關非輕故承旨之闕靡不慎擇同副承旨沈詮頃於啓履之際
累發咳嗽或有出聲唾涎之狀非徒子見未便入侍宰相亦豈
無駭聽者哉君臣相對之時有不恭之色豈不有妨於君臣之
禮乎事雖微細恐有後弊故言之自今以後體予重禮之意願
予情親之道毋致虧禮務盡其職○憲府啓曰臣等伏見傳教之
辭同副承旨沈詮久居侍從之列而啓履之時多有不恭之失至
為駭愕請罷其職答曰豈以一時微過輕罷銀臺之官乎不久啓
只命遞差○上御晝夕講○領議政尚震啓曰小臣稟氣迂濶
計慮愚妄自始忝台輔極知薄劣小才不足以當重大之任而
累辭未蒙允許強顏待罪奄過十年其間豈有裁決之聞見常
賴同僚之共濟不意今日又陞首相夫台輔之職雖無上下首

相則其任尤重同僚議論國事之際其所可否取決於上僚者有之矣臣有何德望識見敢為可否於其間哉冒居百僚之上將以何物上補涓埃下稱表率羞當時之賢招後來之譏臣竊聞焉請速命遼臣職答曰卿德望素重識見周備為相十年予已知正合於重任今陞首相尤切補衮之望卿宜勿辭務盡燮理之職

己卯 上御朝講○以李景雲為兵曹正郎黃瑞為司憲府持平李樛為司諫院獻納盧禎為弘文館校理李之信朴好元為副校理俞泓為兵曹佐郎李訥為侍講院司書張士重為司諫院正言柳埈為弘文館修撰姜士弼為副修撰李陽元為正字庚辰試文臣通政以下于勤政殿庭

壬午 上御慶會樓下講試專經文臣仍傳于右承旨鄭宗

榮曰左相既於經籍中拈出題目問於洪暹趙士秀使之講論李浚慶又與洪曇講論可也尹溉問於洪暹趙士秀曰帝王為治之道載在經史上自唐虞下至漢唐宋可法可戒者其可歷

言之歟士秀曰帝王相傳之心法惟人心道心而已人心者形氣之私也道心者義理之公也堯舜禹湯文武之治精一執中道心為主而使人心聽命焉故其見於政事施為之間者純粹無雜非後世之所可及也下至春秋戰國之時人欲橫流義理枯亡時君惟以兵革財利為事豈知其有人心道心之分也士秀曰衛武公何如暹曰武公當初飲酒有失後而知過作賓之初筵學問之功老而彌篤觀淇澳之詩可知其為人也後世之君過而能悔悔而能改者莫如武公也聖人以遷善改過為大則後世之君可不以武公為法乎至於漢高帝為義帝發喪以濟已私願分杯羹之說得罪於天倫又有溲溺儒冠誅戮功臣之失則心學之功益闕如也然寬仁大度天質甚高過魯祠孔子以基漢家四百年之業則此亦可法者也士秀曰文帝何如暹曰文帝恭儉玄默無有過失則亦賢君也然崇尚黃老清淨為治則無心學之功也士秀曰賈誼何如人也暹曰賈誼治安一策但言御諸侯待大臣養太子之道而不言為治之本學問之

功則其無心學之功可知矣。誼天資甚高，志大氣銳。人君能裁制而用之，則亦將為大器。而大臣忌之，文帝不能用。惜哉！士秀曰：董仲舒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正度越諸子者也。武帝雖曰好賢，無誠心之好，故貶斥仲舒。使之卒老于江都。既曰武帝若用仲舒，則能為三代之治。耶！士秀曰：若誠心用之，而盡從其言，則雖不及三代之治，亦可謂後世之賢君矣。士秀曰：光武明帝何如？暹曰：光武無有過失，政事文章，前世無比。而待嚴光，以不臣之禮，培養名節之士，迄于東漢之末，亦有義士扶持之力，誠賢君也。明帝自為諸王時，號稱聰明，而及其即位之後，頗傷於徐覈急切之弊，而無優柔和易之量。然明堂辟雍之事，輝映史冊，此亦可法也。章帝則務行寬大之政，而無有過失，似優於明帝矣。暹曰：唐太宗亦賢君也。除隋之難，比迹湯武，致治之羨，庶幾成康。然手刃同氣，蹠血禁門，納巢刺王妃，得罪於名教者，甚大大綱不正。故子孫則而象之。唐世無正家之法，何足尚哉！士秀曰：漢昭烈之言曰：勿以善少而不為，勿以

惡小而為之若如此言則可至於聖賢地位也且詩云靡不有
初鮮克有終唐明皇即位之初焚珠玉尚儉素而末年怠於政
事以奢侈女色敗國蓋無學問之功故不能持守初心耳暹曰
宋之太祖亦賢君也其言曰洞開重門正如我心小有邪曲人
皆見之此即正心之言也聽太后之言傳天下於帝此即公天
下之心也太宗則多有慚德者也渝金積之盟使廷美德昭之
輦皆不得其死何足取哉仁宗亦賢君也然不能明於用舍之
道故君子小人迭為消長而未免朋黨之禍士秀曰仁宗賓天
之日遺制一下雖深山窮谷莫不奔走而悲號髣髴乎三代之
氣象神宗則專用王安石變亂舊章創立新法斲喪國脉馴致
亡國當是時也程顥程頤邵雍張載皆大賢也傳千載不傳之學
接孟氏之統緒而時君不能信用其學此三代之治所以不復
見於後世也士秀曰理宗何如暹曰理宗雖有尊尚理學之名然
信用小人踈斥君子徒有其名而已何足取哉暹曰殿講之後使
臣等論難古昔帝王治道之得失欲以為法為戒甚盛心也然

學問之功不在言語文字之間在於窮理正心無有間斷而已大
學衍義者入聖學之門戶也自 上勤學不息古昔聖賢嘉言
格論會之於一心而無疑則心地高明萬理洞然而無有碍礙
矣既曰洪暹趙士考論難古昔帝王治道之得失真格言也夫
所謂學問者非徒耳聞而口誦也明理而會之於心躬行而得
之於已然後乃有踐履篤實之功而德業日新矣不然徒見古
人嘉言而不能反之於已則雖聞臣下講論之言猶好音之過
耳尚何益哉李浚慶洪暹進前尹既問曰治天下國家事事皆
有規模何獨言絜矩之道而何以則皆合於絜矩之道乎古昔
帝王之能絜矩不能絜矩者悉舉而啟之可也浚慶曰絜度也
矩曲尺所以為方之器也其實則明明德之謂也曇曰能明其
德而得之於已則八條目之理皆洞然於一心而無有碍滯也
此則絜矩之謂也既曰只言絜矩而已則可知其理好惡財用
拈出而言之分其能絜矩與不能絜矩者何耶曇曰用人及財
用皆為治之所不可闕焉者也人君而不能明其好惡則用

舍顛倒是非混淆而治亂分矣人君誰不好治平而惡亂亡也
但不能絜矩而暗於用舍之道故也如秦二世深居禁中以道
高為賢也用財不能絜矩則賦斂重而民困於下矣漢武帝用
桑弘羊宋神宗用王安石而專以富強為事而不恤民隱也傳
臣惟仁人能好人能惡人蓋仁人之心私欲淨盡天理昭明是非
邪正洞然於一心而無疑故能得其好惡之正此所謂能絜矩者
也不仁之人知賢而不知所以好之知惡而不知所以惡之此所謂
不能絜矩者也如漢元帝知蕭望之之賢而不能用知弘恭石顯
之姦而不能去是也元帝懦弱之君也氣質庸下又無學問之
功其何能辨別邪正而能盡其絜矩之道也所謂學問者非徒
自覽而口誦也遷善改過日知其所未知此學問之大者也浚慶
曰學問者非但讀古人之書見古人之事迹而已見一善行則反
之於身曰何以則能行此事耶念念不忘無小間斷而以正心為
主窮理為事思而又思終始典學則躬行心得之功在是矣此
謂學問之道也若以古事為高遠而難行則非所謂學問者也

○以沈連源為領中樞府事尹春年為知中樞府事鄭惟吉為同知中樞府事李之信為司諫院司諫柳埴宋賀為兵曹正郎李暨為藝文館閱檢

癸未 上御朝講

甲申 上御夕講○以沈逢源為承政院同副承旨柳順善為弘文館副校理

乙酉 上御朝講領經筵事尚震曰近來人心風俗漸不如古殺親者比比有之此實時變之大者也盜賊之類以為殺一士族重於殺賤人十人相戒勿犯近來士族見害於盜賊者多有之此年歲凶荒鄉無善俗不知有朝廷故也國家之憂不在於夷狄之禍而在於風俗之薄惡自上當惕然戒懼深思轉移之機何如

史臣曰昔者魏相為漢相而不以逆賊風雨為憂而以子殺父妻殺夫為憂輒先奏之漢史羨之今尚震之啓真宰相之言也然轉移之機雖在於君上而大臣亦豈無與於此哉震

能言而行不逮無足貴也

○傳于政院懇名李滉之意監司處下諭使之上京滉無家

業騶從云隨宜措給事言于該曹先是鄭士龍召李滉才行無備取重於人久矣此人素性

恬氣質微弱故厭煩務而樂閑靜耳其文則非浮文也理學精深詩章典雅文官之中無如此人矣滉清貧自守在憲素無

家業馬從柴草之資難繼之此特其私事耳上達未安而自

上當知下情故敢啓滉又善於字畫則者廢額門額及內殿御

覽之書既皆書之自當崇用恬退之人滉又明於周易周

易進講時置諸經幄則大有講論之益下書于監司使之諭以

懇召之意而教勸上送以館閣之職何如云以申汝悰為承政院同副承旨

丙戌 上御思政殿講試文臣等吏文漢語左議政尹漑啓曰

司譯院專掌漢語肄習而必使文臣之能解漢語者為教授使

之勸獎訓導然後有所成就平安都事金啓能解漢語故兩度

赴京矣其適來之期在於八九月間今須經適使為漢學教授

使之專掌教訓上曰如啓

丁亥 上御朝講

已丑以金貴榮為承政院同副承旨安方慶為司憲府執義尹

毅中為弘文館典翰○日暈

辛卯傳于政院曰三陟府使金希參居官六載終始不變庶謹

為治民甚便之願留之情出於至誠特加一資限二年仍任

監司狀 ○傳于政院曰京外殿最所當嚴明况於銀臺之郎

金字 雖有小夫不宜循例而政院褒貶似為不嚴矣○下諭于

慶尚道監司曰見卿狀啓深用駭愕申穢性本兇惡所行狂悖

凌蔑公主瀆亂人倫致令公主傷心樂至大故妄行敗家之事

故 慈殿累次教戒非不至矣而非徒不從反辱 慈殿無所

不至罪惡重大不可安在都下不得已圍籬安置使之自盡而

近來國綱板蕩人不畏法為守令者徒知駙馬之號不顧罪重

之囚致令狂悖之人率其悍奴之輩恣行作弊略無忌憚以致

郡民受害此乃不嚴措置之失也卿以一道之主檢勅列邑之

義安在卿當嚴勅本縣各別堅設棘圍率奴只入二名使不得

出入期於自盡

史臣曰申穢特無識狂悖之人也其縱恣無忌未必不憑公

主之勢而恃 慈殿之恩也穢雖無道不過為一家之罪也

非得罪於國也使之自盡不亦過乎

癸巳 上召對○憲府啓曰注書金宇弘短於史才常時記事之際既不堪任入侍進退之時禮多踈漏都承旨朴忠元以一司之長非不知之而不嚴殿最之法致有上教亦為非矣請金宇弘適差朴忠元推考者曰並如啓

甲午遣右承旨鄭宗榮問病于領府事沈連源曰卿累月患病予深憂慮如有所懷之事悉陳無隱宗榮復命曰連源不能起坐卧而見臣曰臣生榮死哀上思至重無復餘憾臣之所懷前於六條之疏已悉陳之政事之間存心忠厚務從寬大使人心固結國祚靈長不勝幸甚

史臣曰沈連源前日六條之疏有關於當時之弊而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寬裕仁溫 上之所短故勉之以忠厚嚴威聰察 上之所長故戒之以寬大終以人心固結國祚靈長眷眷及之其憂國愛君之誠深矣

乙未領中樞府事沈連源卒

連源性慈祥溫雅處心謙謹再登第歷歇清顯嘗見忤於金安老出

牧濟州又以國舅居相位常以威滿為戒尤愛惜士類金虬之
在縲絏多所伸救金汝孚等朋比煽亂人莫敢言而首啓於經
席使朝廷安靜然為相十餘年無大建明多有畏懦
依違之迹又廣占田園大起第宅未免有貪奢之疾

史臣曰連源以椒房之親居首相之位性實貪吝叢于貨寶

田園編于列邑賂遺盈於其門克位備負無所建明此真所

謂危而不持顛而不扶者也然無伎害媚疾之心有謹慎淳

慤之行不以息怨報復為心專以鎮之浮躁為務故罪不在

於國家而將置重典者金虬則必救解之欲構禍于朝廷而

喜為生事者崔瑒則必逆黜之臨終之言切中當時之病而深

得老成告君之體是以士論多之

傳于政院曰聞領府事卒柱石勲老一朝已逝予甚痛悼

丙申禮曹啓曰日氣蒸鬱驟雨不止吁謂恒雨為災傷農彌甚

請祈晴之祭以次舉行答曰如啓

戊戌吏曹啓曰臣等伏見慶尚道觀察使啓本則請以文官為

巨濟縣令而黃山察訪亦以文官兼差云臣等之意以為巨濟

縣令不必差文官也且三館官負兼差察訪近年以來始有此

法 祖宗朝設官各有深意一變舊章必相防礙不得自擅故
敢稟傳曰與大臣議啓

史臣曰 祖宗立法定制非不詳且美也而自頃年以來宰
相用權率舉年少子弟以為私門桃李故仍叙之子列於位
李氏之孫登於朝舊章盡變而朝官之罷職者不復叙矣然
弊習雖錮而舊典猶存為銓曹者遵而行之可也安珰等知
先王之法之美而不能舉行知仕道之多歧而不能整頓焉
前朝官失職之多沈滯之久顧非銓曹之責歟

政院以大臣意啓曰吏曹論啓之意便當請施行答曰可

已亥憲府啓曰申儀方在安置之中而縱恣無忌之狀至於此
極不有國法甚矣又聞傳教之言則反辱 慈殿無所不至無

君不敬之罪又何加焉極惡大罪不可以私恩廢王法請下禁
府推鞠以定其罪答曰推鞠之罪有所不忍故已命牢固圍籬使
之自盡不允後累啓不允

庚子憲府啓曰守令殿最時別具實迹盡錄名下使守令有所

警飭其意義矣今見各道啓本則所錄之迹多有失實物論皆以為未便請於守令中顯有成效表表可稱者外勿公強填名下以祛滋為之弊守令下等之負付于別坐果違於法居下考付別坐者請令該曹並即改正答曰如啓

辛丑以尹毅中為弘文館直提學李重慶為典翰李文魯為應教任呂為司憲府掌令盧禎為弘文館副應教朴啓賢為議政府檢詳柳承善為弘文館校理俞泓為修撰黃三省為兵曹佐郎權應昌為洪州牧使○夜月暈

壬寅日暈

癸卯 上召對○憲府啓曰清原府院君韓景祿曾為獻官多有不謹無狀之事而今受誓戒之日宿娼留連托病不來日晚呈病狀欺罔天聽其縱恣無忌之心極矣請速罷職答曰如啓○傳于政院曰韓景祿既從臺諫之論罷其職矣且其辭有宿娼留連之語頃者醫妓等以景祿杖罪者非一而今亦招引一品駙馬使之盡惑沉溺是乃娼妓不畏國法縱恣無忌也景祿

妾妓令刑曹推察以啓○江原道平海地震墻屋振動

乙巳京畿富平府居寺奴世亨女命福年纔十歲致孝父母如得食物必獻父母去四月二十五日父死草葬于野其家犬嚙破其屍命福號泣打殺其犬

七月丙午朔

丁未大臣備邊司同議啓曰臣等竊見司諫院所啓之辭其為國家遠慮至矣然以臣等妄見則所謂絕而不接待其悔罪乞憐然後徐議復和可也而不此之顧陽為交隣歲費如常者乃習聞庚午前事而不察今日事勢之言也庚午之變則三浦來居倭奴憤一時邊將侵暴之咎不念國家卯育之恩舉衆叛亂與對馬島連兵殺擄邊將割土分占罪惡貫盈及其敗退之後盡撤三浦之居並絕馬島之交名正言順彼不敢有一毫咎我之心也不數年因日本再遣使請和而朝廷許其舍舊圖新更定約條雖減其息數而猶待之如舊者以日本初不干涉而執交隣之義致誠勤之請故也乙卯南寇之賊則乃本國書契所謂

西海賊徒年年作賊于大明國王禁止而不聽者我本不接彼亦不來何待其悔罪乞憐然後徐議復和乎若指馬島而為言則馬島事體與賊倭有異湖南之寇人或疑其馬島之倭亦在其中而未能的知又有再遣使告賊之勤豈可因其疑而遂絕之乎此今日事勢大與庚午不同者也所謂陰利滄島漂泊之船任恣邊將要功之心或諉以雪戮將之羞或諉以擒天朝之賊橫加斬馘越今三年日滋月甚至於過去孤船窮其追討內私物貨外占軍功使彼狼復之毒日熾釁禍之根日積而朝廷又為行賞而勸之者亦非今日朝廷之所為也朝廷豈有陰利漂泊之船任恣要功之心之理而雪戮將之羞擒天朝之賊二說雖或有言之者亦非今日朝廷措置之本意也有司之欲修軍政邊將之設畫禦侮要在於防門庭之寇而已豈有如二說之謂乎且邊將內私物貨外占軍功之心則不可謂其必無亦不可謂其必有也然海洋過去之船勿令窮追已有禁令而風和時月沂邊海島巡環搜討不使賊船容泊者乃邊將之

職而祿今為始自古而然其於搜討之際倘見賊船之來泊者則為邊將者豈容視而不見不為之捕斬乎雖有全船之獲而類皆燒破煨燼之餘何物可私雖或有其人必貪婪無恥之甚者豈人人如是乎雖有擒獻之多朝廷不喜邊功不輕施賞之意人皆知之有外占軍功之心者非愚則妄也前者金景錫金世鳴捕斬黑山一船之倭俱蒙顯賞去年間亦不無力戰捕斬之人而終不蒙賞加一賞一否前後有異此而猶不啓請豈朝廷行賞而勸之乎其曰近來捕獲之賊以情遙度若是行軍接戰則唐人倭賊奚暇分辨於頃刻搶攘之際乎想必破船未立束手無為故容易擒斬虛張交戰之狀認為己功者必居多矣此亦不審見前後啓本而言也若不接戰而獲則我軍被傷或有致死者何自而然也唐人倭賊非能分辨於頃刻搶攘之際也交戰之時唐人或下船而避戰畢之後叩頭軍前類皆兒童而既以物色之異又或寫示其被搶之由以此知其為唐人而不害然於交戰之時與倭混死者亦多有之豈可以一二破船登陸

之賊疑其不戰而獲乎其曰今年殺百賊之父明年殺百賊之子年年殺之其為父其為子報怨之心寧容斯須已哉此固推原天性之言也然此賊近年作耗於上國其所殺者不知其幾千百也而掠奪其財貨焚蕩其室廬剽殺其父兄係虜其子女其為慘酷何可勝言其為父子之冤痛又豈止於百賊而已乎然則我之所殺者賊也賊之所殺者良民也以上天仁覆下民之心推之我之殺賊與賊之殺良民必有喜怒之攸在也此賊所為雖至於如此而我若果殺於中路或舉兵而攻討則雖如彼言之猶之可也彼有如此之罪而為天風漂蕩送死於假手之地過我之門庭則豈可畏後日之毒忍而不殺乎若縱之使歸則違天逆理擒獻天朝則嫌於要功道途之間亦多可虞必殺之外更無善策况遭敗之船勦殲無遺未有一口返土固由知我之殺則賊船之敗沒於海道者固多有之彼之父子豈得一咎我而欲報之哉勿殺賊之論不樂於護賊媚盜乎古今天下安有護賊媚盜而私享其太平之福宗廟社稷亦賴而不

危者乎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王政所當慎而尤不可論於殺賊之事也曲直之分於彼我者亦臣等所未知也大抵以人情論之乘危幸賞之心與冒險畏死之情孰輕孰重履風濤之險衝矢石之間幸而得全從而尤之則誰肯顧職而蹈危舍命而取義乎臣等恐不殺賊之論一起而將卒皆懷玩寇自保之計習以為常見賊而若不視則雖有大賊倉卒之際亦難策勵以為用也乙卯之變南征諸將皆以逗遛失機被罪至今棄斥而不為國家之用其所以致此者亦因常習而然也此亦前事之一鑑也臣等非以諫院之言為不可而有此論說也論事規畫可否相濟乃宰相臺諫之事而各有所懷義難容默且將士見諫院啓辭與備邊司之意不同則莫知適從無所取決故敢如是論啓○日微暈

戊申大司諫尹仁恕司諫李之信獻納李樞正言盧景麟張士重啓曰臣等待罪言地曾身倭書契又聞其辨詰之語我國邊方所為之事無不知之故略陳所懷而今見大臣備邊司議啓

之言或以為不察今日之事或以為不審見前後啓本或以為
非今日朝廷之所為至以護賊媚盜為言言官小有所失不可
在職况不審邊方之務不知朝廷之意反為護賊媚盜鼓起不
務賊之論將使朝廷不能享太平之福 宗廟社稷亦至於危
則其罪大矣將安用諫官為哉請適臣等之職答曰有懷所當
必陳諫院前日之計亦非偶然計而啓之矣備邊司議啓之辭
雖有如此之語不過文字間偶發之言豈以此辭職乎勿辭仁
恕等退待物論○憲府啓曰論事規畫之際各陳所懷可否相
濟乃宰相臺諫之事而今觀大臣備邊司同議書啓之辭至以
護賊媚盜稱之諫院之避嫌宜矣然此特文字間過當之辭也
諫院別無所失請出仕答曰如啓○日微暈

已酉以俞泓為兵曹佐郎洪仁慶為侍講院說書尹仁涵為藝
文館待教尹承慶為藝文館檢閱李俊民為寧越郡守鄭得為
蔚川郡守析壤為宣川郡守

辛亥京畿仁川風雨大作樹木拔折屋瓦亦飛

壬子刑曹判書權輅等啓曰忠義衛李秀鳩狀內八十餘歲祖
母邊氏避寓於皇華坊而漢城府書吏等以家前道路不治闌入
家內曳髮捉出沈之渠水年老寡婦將至死地云邊氏乃德津
君之妾命知金甕之妻母而長淵守之生母也物論皆以為邊
氏雖非士族之婦而其子為宗親其女為堂上官妻則不可以
賤人論也或曰邊氏系出賤類而既為德津君之妾則不可以
士族論也妾子宗親之母與士族之婦同論與否移文于宗簿
寺而考之則無前例云若以邊氏為士族則書吏等當被全家
之罪若以為賤人則以其子官爵比而照之罪止徒年此乃係
於宗室而成此法後必為例請命議于大臣而定之傳曰如
啓○領議政尚震左議政尹漑持身端重然規模狹溢不務徑
事君子幾其無右議政尹元衡邦遠大之猷而察察於細微之
大臣之量也
於黜素正嫡以妾議漢城府書吏等粹辱一品宗親之妾情犯
為妻大倫掃地
甚重似不可尋常論治但我國嫡妾之分甚嚴德津君之妾亦
生子女雖為宗親與堂上官之妻其系既賤論以士族則恐違

於法傳曰依議○兩雹交下大如小豆夜月暈

乙卯以黃瑞為兵曹正郎閔時中為司憲府持平

丙辰夜月微暈

丁巳日微暈

戊午日暈

庚申夜流星出天津星下入南方雲中狀如梨尾長一尺許色
白月微暈

辛酉傳于政院曰近年以來水旱連縣民食不登予嘗憂慮今年則雨澤適中庶望有秋而五月之後淫霖三朔雖行祈晴尚無永霽之效頃見各道書狀風水之災無處不有而今日又見全羅監司狀落則湖南水災近古所無至於家舍漂沒人物溺死禾穀損傷望缺西成天時之不順災變之不息皆由於予之否德多有所失修省未至誠之格夫予心未安益用惕然惟爾政院知悉予意今當回諭全羅監司曰見卿狀啓水災非常至於人物致傷漂沒家舍予用惻然水沈之處即令都事看審馳

啓救荒諸具量時預措俾無流離○全羅道觀察使元混狀啓
曰故進士崔克忠世居康津稟性剛正孝行純至父母同時深
病克忠日嘗其糞驗其生死父母相繼而死克忠水漿不入口
凡十餘日絕而復蘇者數矣既殯躬汲爨以奠哭泣不輟柴毀
骨立喪畢未幾值 中宗 仁宗兩大王之喪皆為之心喪與
兩妹一弟同居衣食不先之而已後焉克忠非但孝於其親又
服兩大王之喪制行立心為鄉人所服請舉旌閭之法以遂鄉
人之願傳于政院曰忠孝俱備極為可嘉斯速褒獎○夜月繼
暈兩珥

壬戌 上召對

癸亥以宋賀為司憲府持平柳承善為司諫院獻納黃瑞閔時
中為弘文館校理李燧為修撰

乙丑傳于政院曰近來國綱板蕩人不畏法以不敬為臣子之
禮以欺罔為臣子之職弊習已成可謂寒心 文昭殿參奉秦宗
善持身不謹妄自尊大任便作厠褻慢廟庭踞坐闕內偃然無

忌及聞人言輒懷嫌憤瞞告提調啓達虛事用心無狀極為狡
愕下禁府窮推痛治榮川副守磷去五月 文昭殿朔祭時醉

酒退卧至以他人代行奠爵禮慢忽不敬大矣 延恩殿入番

宗親驪興守姬叅奉李興駿入番時神門外有污穢之物而被

捉於摘奸其褻慢廟庭之狀極為駭愕與房直等並窮推痛治

事下義禁府且觀憲府公事先是金憲府推考事涉關重則不可以一

二次受刑遽論殞命也金伊江親自撤厠之人豈云不緊事干

乎予意則不無未便之端若宗親及房直等皆護宗善不以實

告則果信其言而分揀宗善乎踞坐一事猶為可驚為法司者

所當先請其罪而徒信金伊江之招下請加刑是不過掩護宗

善之過而已禁府當詳察為之政院知悉○平安道平壤府彗

星見於西北天際尾長三四尺許狀如散絲

丙寅憲府啓曰玉生香玉福韓景祿所奸淫駙馬元非重罪而

永屬官婢於絕塞之地是豈王者用法無私乎循私毀法之端

自此始矣請亟收成命答曰不允久啓不允以黃瑞為兵曹正

郎朴好元為弘文館校理柳順善為副校理朴謹元為司諫院

正言張士重為弘文館副修撰金德龍

行無孝友才備文武治郡嚴明茲獨帖息

為

義州牧使柳景深為鍾城府使

戊辰夜流星出河鼓星下入巽方雲中狀如拳尾長一二尺許
色赤流星出天津星下入南斗星下狀如梨尾長三四尺許
色赤

己巳午時太白見於未地

庚午巳時太白見於午地夜彗星見於大微垣內尾長四五尺
許色白芒氣指天中沒入乾方天際江原道江陵府有有尾一
星見尾丈三十餘尺赤光或散布如絲或熹微淡赤

壬申傳曰有彗星云予心未安命召三公領議政尚震等請賓

廳傳曰去夜有星如彗星而未知之為某星今夜快祭則彗星

的實年年有如此星變兢惶固措欲避殿減膳以存警懼之意

上下交修以答天譴震等啓曰自上遇災而懼避殿減膳之

教不待在下之啓請 聖誠至矣可以感天弭災矣大抵災變

之出由於輔相之非人臣等俱以無狀失職甚矣在職未安答
曰天人一理顯微無間予以眇末叨承丕緒多有闕政以致災
變之連縣卿等有何失職乎勿為未安輔勉寡躬○上避殿減
膳○以成世章為司憲府大司憲閔箕為成均館大司成李仲
樛為司憲府執義高孟英柳順善為掌令朴謹元為持平金啓
為司諫院獻納李樛為弘文館校理金悌甲為兵曹佐郎柳煥
為司諫院正言安海為禮曹佐郎權純為江原道都事

史臣曰臺諫主公論郎官應列宿皆一時之望職也高孟英
之掌令金啓之獻納皆不滿於人意而且以安海為春官郎
銓曹之不能權衡人物而庸雜注疑於此政可見也

○巳時太白見於午地日微暈夜彗星見於太微垣內尾指天
中長五尺許色微白流星出右攝提星入太微垣內狀如梨尾
長二三尺許色赤流星出壁星下入室星狀如拳尾長三四尺
許色赤

癸酉夜乾方雲蔽不見彗星所在見於雲破處形體熹微尾長

七尺許指天中

甲戌夜彗星見於太微垣內尾指郎將星下長七尺許色微白入乾方天際

亥以沈銓為承政院右副承旨柳承善為弘文館副校理○巳時太白見於午地夜彗星見於太微垣內尾長五尺許色白形體熹微飛星出常陳星下入郎將星狀如梨尾長一二尺許色赤流星出天倉星入西方天際狀如鉞尾長二尺許色赤

閏七月丙子朔巳時太白見於午地夜彗星見於太微垣內尾長五尺許色微白流星入房星下入坤方天際狀如梨尾長三四尺許色白

丁丑夜彗星見於太微垣內尾長五尺許色微白

戊寅夜彗星見於太微垣內尾指郎將星南長四尺許色微白入乾方天際流星出織女星下入天江星狀如拳尾長四五尺許色白○全羅道玉果民家有牛一產四犢雌雄形體俱備

時並死

已外以鄣惟吉為弘文館副提學○夜彗星見於太微垣內尾指
郎將星南長四尺許色白入乾方天際

庚辰夜彗星見於太微垣內尾指郎將星南長四尺許色白入
乾方天際白氣一遺自南方至北方竟天良久乃滅流星出天
市西戶內入左攝提星大如梨尾長四五尺許色赤

辛巳全羅道羅州金溝順天有虫或如二眠蠶或如三眠蠶或
青或黃背有班文背赤食禾稼及雜草遍滿大野○夜密雲不
見彗星

壬午全羅道錦山郡西風驟起雷聲大作雨雹交下大如鳩卵
小如雀卵

癸未以柳景深為定州牧使洪致武為鍾城府使○夜流星出
天苑星下入軍井星狀如梨尾長二三尺許色赤密雲不見彗
星

甲申夜月微暈密雲不見彗星

乙酉上名對于吳政殿簷下 日微暈夜月微暈密雲不見

彗星

丙戌 上名對○夜密雲不見彗星

丁亥 上御夜對○夜密雲不見彗星

戊子 上名對于思政殿簷下○夜月微暈密雲不見彗星

己丑 上名對于思政殿簷下○傳于政院曰柳景深才兼文武素有名望銓曹議于大臣啓差定州牧使未為不可但景深前者得罪 宗社復齒朝路是亦足矣而遽陞堂上為鍾城府使未幾又遷定州築城之事非景深不能為乎急急陞叙之意子未知也○巳時太白見於午地日微暈夜彗星見於郎將星東南相距五六尺許為月以映形體其微月暈

庚寅 上名對御夜對○巳時太白見於午地

辛卯諫院啓曰今者推刷公賤在所不已而騷擾之弊極矣為守令者托以都監之關不分公私賤男女責准文案刻督刑威民皆離散且五家為一小統五小統為一中統二中統為一大統五十之家以統為名者十三合一邑則主統之人不知幾許

而並令逐日伺候於官門且用密封以資鈎摘非徒有損於國體若有猜嫌而誣陷則豈無橫罹者乎加以色吏奸貪謀濟已私而元元流移必相聚而為盜矣良民之無籍者投屬巨室作為高曾之文券者在在而是請令都監講求弊端更為事目並議于大臣退期於收穫之後使民受一分之惠答曰如啟○清洪道堤川客舍林擒設花繁英穠麗有同春日

壬辰 上御朝講

癸巳夜月暈密雲不見彗星

乙未夜彗星見於天市垣北尾指貫索星南長一尺許色微白至三更入西方天際

丙申 上御夜對○夜彗星見於天市垣北有淡氣形體熹微
丁酉 上御晝講○夜流星出壁星入東方天際狀如拳尾長三四尺許色白彗星見於天市西垣第八星北尾指東方長一尺許色微白入西方天際

戊戌 上御朝晝講

巳亥 上御朝晝講○夜彗星見於天市西垣內尾指列肆星間長一尺許色白西方雲蔽不見

庚子 上御朝講○以朴大立為軍器寺正李重慶為弘文館典翰○夜彗星見於天市西垣內列肆星南尾指斗星上長七八寸許色微白流星出北極星八玄戈星狀如梨尾長三四尺許色赤

辛丑 上御朝講○日微暈

壬寅遣大護軍方好智如京師賀冬至

癸卯 上御夜對○以崔守仁為平安道節度使○夜彗星見於天市垣內車肆星南尾指宗正星北長七八寸許色白入西方天際

甲辰 上名對○巳時太白身於午地夜彗星見於天市垣內市樓星上尾指宗正星南長五六寸許色微白入西方天際八月乙巳朔巳時太白見於午地夜彗星見於天市館內市樓星上尾指宗人星南長四五尺許色微白至三更入西方天際○京圻水

原府民家有牛產雌雄二犢

丙午上親傳釋奠祭香祝○日微暈

丁未上親傳社稷大祭香祝

巳酉上親傳風雲雷雨祭香祝○前僉知中樞府事李焜

時

居禮安縣鄉村

上疏曰臣聞昔先王之用人也量才而授任大以任大

小而任小俱不合者則退之一有不幸上之人不知而誤用之
為士者又必自量其才之不堪辭而乞退則聽之夫朝廷之不
枉才如此士之得行其志又如此故大臣無覆餗之譏小臣無
尸祿之愆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莫不奮忠効力以濟治於上其
不才者許其屏處於野得以安其分食其力亦守其禮義庶幾
以象治於下此雖古之時所以賢愚得所禮讓興行而治道成
也若為不能用人者不量其材之所宜以小為大以短為長奸
施而強責焉雖其人自知其不能而却顧辭退非惟不聽又從
而加委重焉彼為士者亦不免於束縛馳驟之勢黽勉而當其
責及乎絃不能負山挺不能支厦則曠闕之刺汚賤之恥且不

暇言而誅罰已加乎其身夫若是者其士之變節而顛路者固可
罪矣然使士而至此非朝廷枉才之致乎非朝廷不聽其辭而強
責之故乎此叔季之世所以枉直倒置廉恥道喪而政理紊也昔孟
子告齊宣王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
賢然後察之見賢然後用之宋儒朱熹氏之言曰士大夫辭受出
處之得失乃關風俗之盛衰尤不可以不審使二子不知而言則
可使二子誠知言也則 聖朝之用人豈可不察其賢愚不量
其當否徒以虛名而荐加恩命其士大夫亦豈可不度其才德
不恤其是非冒進而妄受之乎至於臣之至愚極陋病入膏肓
之狀國人誰不知之諸大夫誰不知之左右大臣誰不知之竊
伏惟念雖上至於 聖鑑之明亦已洞照而無隱矣其間一三
公卿容或未及盡知而過為延薦之言正當裁自 聖察斷然
勿施可也顧乃辱賜除官前後非一不詢輿論不聽辭免使朝
失舉錯之宜國無賢愚之別此臣之所大惑也臣之無狀自知
其不足側於常流而誤恩之加畚至於臣身以致傳笑四方貽

譏後世若又進而受之則前有貪冒欺罔之罪後有不勝其任
之敗其為 聖治之累士風之壞詎有極乎此又臣之所大懼
也且臣未謝樞府之命三年於此矣世之人多不諒臣或謂其
傲世自逸或疑其矯飾求名或責以臣子之義不當稽命或譏以
憊下之人妄托古義臣亦知愛 臣者少憎臣者多臣以子然一
身當衆口之叢臣之危甚矣雖然臣之情實自在京辭職與在
外辭召命之日固已極力陳之庶幾得蒙 天心之俯察而時
論之末亦以為永棄無害臣自今年以來方覲免於狼狽日夜
恭俟罷免指揮不意近者竊有聞於道路又將復有收錄之意
臣心於此惶駭特甚無地措躬茫然若莫識其端然而廷臣所
以有此誤啓之由豈不以數年閑處病或少愈而堪備使令也
殊不知臣桑榆已迫蒲柳先零但有增劇無復差痊之理也若
是而臣不自訴喑嘿退處以至朝拜遂復失舉則臣罪益大而
臣身尤無所措矣又恐危賤之命或先朝露則是臣永抱不能
瞑目之憾也故不得已得復形於章疏歷數始末而祈懇焉臣稟

性凡庸懵不曉事夙嬰疾病血脉凋虛遂至於沈痼難治因此
失學年過三十僥倖科第中遭喪棘加以心疾屢瀕死地謹以
得蘇之後其患徃復一有勞煩輒復發動方寸不安其職何以
效匪躬而應世務乎以理言之自此當不復與於朝班之後可
也猶且貪戀國恩遲回歲月至癸卯當中廟之末犬馬之
齒四十有二而病勢日甚身為司成不能供職因受由而退歸
明年甲辰以校理召還已而二聖昇遐 主上嗣服哀隕倥
惚之餘增病艱仕丙午之春又以司僕正受由而歸又明年丁
未以應教召還戊申出守丹陽其年換豐基已酉久廢邑務不
得已呈狀徑歸越三年壬子復以應教召還自是而至乙卯三
數年間息愈加而病愈深每授一職率不能任是年二月當其
辭遠僉知未有後命之隙抽身下歸臣非不知此為未安朝廷
既不聽臣僚之辭退又連有受由之禁以春早故凡尸素之責
欲免無路也歸而才閱月而有僉知召命又明年丙辰五月申
下命繼有副提學召旨臣惶恐此罪皆上狀陳乞辭免未赴

謹席藁私室以竢嚴譴之至賴 殿下寬大如天之恩不加誅責因其樞府之除復降溫諭不限以就職臣由是延保殘息得至今日嗚呼臣雖心病不至於狂易妄走豈不知享爵祿受恩榮之為樂哉臣雖無識自小講聞事君之道豈不知不迭駕不族獲之為恭哉其所以皆守一隅處羣非積疑之中而不知變者正畏其進火有乖於事君之義也何謂義事之宜也然則諱慝竊位可謂宜乎病廢尸祿可謂宜乎虛名欺世可謂宜乎知非冒進可謂宜乎不職不退可謂宜乎持此五不宜以立本朝其於為臣之義何如也故臣之不敢進祇欲成就一義字而已人反以義不當稽命責之亦異乎臣之所聞矣求名者必為利傲世者必有挾臣之退歸得謗盈車臣何所利臣身百病枵然無物臣何所挾乎惟妄托古義之譏臣所甘心焉雖然愚下之人不師古義而行事將趨於污下矣則臣何以避是名哉况臣在先王朝身比登瀛位占三品榮願極矣何於不足而敢歸於不當歸乎暨乎當下之初察臣在於誅竄之類復臣職於太僕之

長其後又再收臣於隴畝之中置之清顯加之祿秩息渥至矣
更有何憚而必退於不當退乎遲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
止夫豈妄言而孔子取之愚臣惘惘正為此也然壬子以前召
旨平例而臣之筋力猶或可支故不敢不進乙卯以後三四下
書旨意非常而臣之愚病更甚於前日則臣鮮欲進何可得乎
今朝廷每以賢人之招招一愚臣愚臣恒感辭避者豈非分守
之當然哉顧臣之素行踈鹵無足以取信故自癸卯至今十有
六年在京離適者十除而未謝者四退歸田里者四在外未謝
者六乞辭召命者三而年垂六十百疾纏綿枯槁委頓昏憤錯
謬而猶以為可從王事也天日孔昭不審如此尚可以從事乎
羞恥之心人皆有之臣豈忍獨無乎臣聞之晉朝以王羲之自
誓之苦而不復召宋高宗以曾幾進退有禮之願而許其退本朝
英宗皇帝以吳與弼老病不敢供職之懇而聽其歸彼其為
是者豈臣忘君而君棄臣哉然後禮不瀆而義有終也彼其用
捨有關於時者尚當如此况於愚人可以虛名厚責儲加疊授

愈辭愈堅無有了期者乎伏願 殿下察臣迂愚於臣癯疴循
古者退人以禮之義許微臣欲免叨竊之願亟停前命渙降德
音如臣罪不至於鑄罷使仍以前除永退田里倣古人臣致仕
之為者庶臣及其未死之前得免欺天之罪優游平世補過守
病以畢餘生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臣今茲上章但知陳辭而
他無一語亦臣之罪也然臣實行半世晚慕糟粕而病不自力
方患於左右矛盾不足以充獻芹之誠又奚暇 妄發而他及哉
至其以陳雖係一己之私而實有關於清朝之士風蓋非謂微
臣之有聞朝廷所以處之者使之有聞故不得不瀝血而言之惟
聖明之裁鑑焉

史臣曰君子之學道而仕也言不行計未成而不欲其苟立於
本朝也則乃托於病殉道而歸今滉之所以不來者豈徒以一
己之病哉其意必有所在而不可以苟食其祿故雖其命召之
勤如此而力辭不肯來也

史臣曰李滉清修苦節篤於自守恬靜寡欲不以勢利為榮

故前日謝病而歸也雖有召命屢辭而不來來而復去者其
意必有所在也乙卯以後下書召之者至于三四詞旨懇惻
而竟不就召今者上書陳其情悃反覆數百言至引五不宜
又引王羲之曾幾吳與弼之事以自比詞意凜然有不可奪
之色朝野亦知斯人去就之決矣然未幾應命而來者何耶
滉守道之士其出處去就固已素定矣豈以數月之間變易其
志也然前之上書辭召命若是其牢也則後之幡然而來者
未可知也

傳于政院曰今見李滉疏辭備錄前後求退之由至陳五不宜
牢執不來雖欲得人致治何能奪其志乎予實寡昧不足與有
為故守道守義之士斷無來輔之意予甚赧然以此意回諭○
以李潤慶勤幹恭儉嚴孝悌為咸鏡道觀察使朴忠元為漢城府右尹
禹錦為兵曹參知姜士尚為承政院左副承旨慎希復為黃
海道觀察使○夜金星犯軒轅南大星
庚戌 上御勤政殿簷下出文科殿試題後御光化門試武舉

辛亥傳于政院曰來初十日 聖節望闕禮當行而方建正殿
似難為之令禮曹考例以啓禮曹回啓曰外國諸侯遇天下誕
辰遙行慶禮其於遇災之道似不相妨考之前例亦有之傳曰
如啓

癸丑以吳滄

貪暴麤鄙
橫歛媮人

為會寧府使李後白

魏敏能
博通古書

詩為承文

院博士

甲寅

上行

聖節望闕禮

乙卯 上御晝夕講○夜流星出昴星入參星下狀如拳尾長一
二尺許色赤

丙辰日微暈

丁巳以宋賀為兵曹正郎金德鵬為司憲府持平李翎為工曹
佐郎

戊午 上御朝講大司諫尹仁恕曰吏曹判書安珰欲使權柄
不出於己故有闕輒議于三公而不敢自專銓曹之權似移於
大臣此最妨於政體者也 上曰國家治亂係於用人而近來

多有混淆之弊銓曹則果為非矣大臣薦人非不慎擇而或於其間若未盡出於至公則年少浮薄之輩趨附於權門之弊亦豈無乎然大臣有議政之號凡人物之賢否與事之難處者當與問而處之矣仁恕又曰頃者殿試策題問以中朝朝貢便否臣聞我國科舉之文優等者譯官賈賈於中朝云若果如是豈不為未安乎大司憲成世章曰其題一出見者駭恠事大之事還有雜議甚不可也上曰上國之事形諸筆下便生雜議果為不當計慮淺短不能致察是亦自上之失也○上御夕講參贊官沈守慶曰科舉重事也一開僥倖之路後弊無窮式年初試入格在喪者出陳省而許赴後式年會試未知自何時而大典則無此法矣然在喪之人則猶之可也近來或有托病出陳省而上言得赴者非獨此也至於別試則規矩不同額數亦異講經或有或無初試入格者尤不可許赴於後年殿試也是必當初一人上言該曹牽於人情不為防啟遂成弊習非徒士習不義科舉亦不重矣今後式年初試入格在喪者外身病及別試

陳省者一切勿為許赴之意言于該曹傳曰如啓○諫院啓曰頃緣南鄙倭寇之亂乙卯倭賊陷達果等鎮加設評事於各道擇授名士

意有在也以今觀之非但無益反有貽弊銓曹注擬常患之人

既非其人苟充其任則主將必不畏忌為評事者又安能使主將

自戢其恣行乎其不能行監軍御史之責明矣是不過一冗官

責辦軍民勞弊多端交承往來公私出入率由驛路傳食列邑

間有乘憤責罰隨之吏民怨苦亦甚不貲莫如仍舊革之以祛其

弊也 祖宗朝旋置旋革亦豈無深意乎雖曰有關於巡檢軍

機都事掌其點閱不須評事也請議于大臣商確定奪谷曰如啓

○傳于政院曰諫院所啓評事革罷事收議于大臣○上御夜

對○巳時太白見於午地夜流星出昴星下入天陰星形如拳

尾長三四尺許色赤

已未特旨以洪暹為兼吏曹判書權輒為兵曹判書命招當日為

政○左議叅尹溉等議頃在乙卯倭寇湖南時備邊司廣考前

事請於南方有兵馬節度使依舊復置評事擇文臣有才望

者為之俾佐軍政兼習邊事以為他日之用到今觀之果為無益而有弊依諫院所啓革罷為便傳曰依議革罷

史臣曰國家欲矯邊將之貪虐而創造監軍御史御史雖遣而貪虐猶舊則罷御史欲杜主將之貪虐而又設評事評事雖設而貪虐愈甚則革評事是何設之罷之之紛紛而了無少補哉今者救弊之事譬之於人正猶有心腹之疾而治毛髮之疾也其何能有濟且吉謙之為評事屢言其主將方好義之失時論以為資制主將及鄭允誠為兵使朝廷論罷吉謙

立法之意安在

元允誠浚之父而元衡妻叔父也

以安珰為判中樞府事李名珪為判敦寧府事沈通源為禮曹判書尹春年為刑曹判書柳辰全為工曹判書趙彥秀為吏曹參判朴忠元為兵曹參判洪曇為禮曹參判金鎧為吏曹參議尹釜為漢城府右尹慶渾為兵曹參議任龜臣為兵曹參議南宮忱為掌隸院判決事姜昱為工曹參議金世澣為會寧府使○日微暈已時太白見於午地○全羅道茂長民家雌雞化雄

扣翼曉鳴錦山民家女產兒從左腋以出

庚申巳時太白見於午地夜月食

壬戌 上御朝講持平朴謹元曰近來用人之路不正有孝友

名實相孚者賞職旌閭載在法典而專不舉行夫孝者百行之

源也古人所謂求忠臣於孝子之門是也蓋孝友之情乃天性所賦

人君常以孝悌為心而求用之其間雖有不善者亦皆感化而為

善矣孟子所謂堯舜之道孝悌而已者是也外方則令監司京

中則令該曹詳問以啓用之何如 上曰擢用孝友不為偶然而

不以至誠求用故無孝友卓異之人該曹當各別舉行知經筵事

洪暹曰臣為禮判時領議政尚震所啓儒生夜半打人事當回啓

而欲於經筵啓達故未敢耳儒生非如軍人可驅迫而為之也只

在君師躬欲道率之如何耳無賴之徒夜半挾女人而行或逢人

亂打若遇捕盜軍士則皆稱儒士以其不敢抗故也豈真儒生

乎刑曹與捕盜大將捕旋痛治可也 上曰士習之不美由於

予之不能表率而然也館學官真間以曾經臺諫侍從之人差

之可也侍講官李文馨曰自古扶持國家必賴於儒士東漢之末炎祚垂亡而節義之士扶持之功大矣今之士氣亦當以培養而振作之不然國之元氣亦從而凋喪矣自 上勤於學問以為表率之原慎擇師長以為振作之方不可以今之士習不義而不為之所也 上旨師長之人不可不擇師長賢然後儒生有所觀感而興起矣○上御夕講○傳于政院曰守令與館學官負擇差事捧承傳于吏曹孝友卓異名實相孚者詳悉訪問馳啓之意下諭于八道監司京中則令五部訪問以啓事言于禮曹

癸亥 上御朝晝夕講○以南宮忱為開城府留守禹錦為江原道觀察使金澍為同知中樞府事吳詳為僉知中樞府事

甲子夜金星與火星相犯

乙丑日微暈

丙寅日暈

丁卯大司憲成世章等啓曰殿試策題物情皆以為未安即當

請推而外議紛紜稽至于今伏觀御題

擬司憲府請治文科殿試中朝事主意出題

官以杜輕論上國之漸箋

不勝惶恐臣等之不職甚矣請適答曰常時製述

之際偶因時事出題而前聞經席之論不無物議予有追悔故

欲試下情出題耳非以憲府之不啓為非也勿辭○京畿仁川府

客舍梨樹莪花

戊辰 上召對○憲府啓曰鄭士龍本以無學術不正之人濫

忝文衡之任不體聖 上事大之誠乃於殿試專擅已意敢生

不敢出之議作為策題致誤王言其罪大矣且居私第之時預

設此議謂可策士使傳播儒生及為試官出以為題其用心無

狀極矣請罷其職答曰鄭士龍事一時錯料豈至於罷乎不允

後兩司以啓後允○以元繼儉為京畿觀察使安瑋為全羅道

觀察使○日微暈

已巳傳于政院曰予不得拜 靖孝陵今已十年霜露之感哀

慕之情益切于中來九月初四日別祭親行燕西郊觀稼諸事

整齊務從簡略侍臣等皆令持飯○上召對

庚午傳于三公曰朴漢懋赴舉者等上言如是議啓可也尚震

等啓曰庶孽一依中朝之制欲勿禁錮此古昔聖人立賢無方

之美意士大夫間或有此議然我國庶孽不許赴舉著在令甲

頃年因廷議只令良妾孫許赴兩科是亦依中國愛惜人材之

意而物論尚有未便者今小司以其陳疏勿論良賤并廢禁

之法也但臣等聞之良妾孫赴舉之法已立而錄名之際四館

憑籍考覈派系文籍不肯許赴以此抱冤者甚多云今該曹諭

于四館可赴者許赴使無冤悶何如且頃以彗星之變避正殿

矣近者妖星已滅日氣漸寒乃於簷下頻御經筵至為未安請

復正殿答曰彗雖已滅遠復正殿於心未安但明日啓覆死囚

月廊似窄如啓朴漢懋上言事啓意當矣令該曹諭于四館事

如啓

辛未 上御思政殿聽朝啓

壬申 上御晝夕講○上引見黃海監司慎希復曰曩在潛邸

卿為師傅及登科第歷踐侍從臺諫以居銀臺予之所懷卿豈

不知乎此予所以命卿以方伯之任也施措之方則大槩於論
教書詳之矣宰相朝士不計守令之賢否請囑於監司監司雖
知其不賢而拘於人情不能黜守令之付權門者則尤無忌憚
恣意虐民至為痛憤卿須體予意雖有請囑不為牽制務從公
道○以沈光彥為知中樞府事金秀文為漢城府判尹李慶祐
為咸鏡道都事

九月甲戌朔

乙亥傳于政院曰節值霜降之日雷雨有同夏月天之譴告非
常予心未安遇災不可遠行來初四日 靖孝陵別祭退行事

諭于三公及禮曹○禮曹啓曰拜陵之命既下吉日已消諸事
亦備不幸雷雹之變至此凡在臣僚罔不驚惶况在 聖衷豈

不惕然省懼哉即令退行凡合事宜但陵司洒掃瑩域該官已
設帳筵不為設祭誠為未安謄錄相考則辛卯年將祭 宣陵

而以天變攝行請依舊例攝行何如傳曰欲知大臣之意遣史
官問啓○領議政尚震等議拜陵之禮雖係於誠孝天有譴告

則當靜以思愆，停行命攝，以合應天之實。傳于政院，曰：啓意為當使右相攝行。○雨雹交下，大如椽子，大雷震電，夜流星出天。庚星入坤方，天際狀如鉞尾，長一二尺許，色白。○清洪道清州風雨大作，雨雹折木揚沙，民亦震傷。江原道春川雨雹交下，雷動。

丙子謝恩使俞絳啓曰：皇帝長在西成宮，一不視朝。

丁丑夜乾方艮方天中有電光。

戊寅以俞絳為平安道觀察使，宋賀為司憲府持平。○夜南方乾方有電光，北方雷微動。

己卯日微暈，乾方北方雷微動，艮方天中雷動，有電光。

癸未 上聽朝啓

甲申 上御朝晝講。○夜月暈，流星出，王良星下，入西方天際，狀如梨尾，長二三尺許，色赤。

乙酉 上御朝晝講。○以俞彥謙初以孝行除職性慈祥愛民如子為文化縣令。○

夜月暈，北方雷動，天中有電光。○清洪道唐津驟雨雷電。

丙戌 上召對○夜流星出北河星下入天河無名星間狀如拳尾長二三尺許色白北方雷動雨雹交下狀如大豆○清洪道瑞山牙山雨雹雷電

丁亥領議政尚震等以災變非常再三請免不見○雷電雨雹交下狀如大豆○全羅道羅州古阜靈光雷動江原道平昌雷動雨雹

戊子傳于政院曰文化縣令以災傷所錯已罷而今聞御史之言則邑民皆愛惜之云大抵災傷被捉之中亦豈無有善治而見罷者乎三公處議啓領議政尚震議災傷差錯守令應罷其職昭在法典不可因其邑民之訴而廢其法苟有善政雖在罷中收用遲速在自 上斟酌先是戶曹判書權纘啓以國用不足申明踏驗災實之法至請列書各邑田畝字數以啓自 上按點遣御史覆審列邑守令之畏法懼罪者或不計歉熟全無於災之田民生嗷嗷號寃無所為益纘一以損下益上為主民之受困如此可謂聚斂之臣也○日暈夜月微暈乾方雷動坤方有電

光

已丑傳于政院曰予更思之則災傷罷職昭在法典今以邑民之訴而
以任似難開端○以丁應斗為工曹叅判尹仁恕為司憲府大司
憲任說為司諫陟大司諫金德鵬為正言

庚寅雨雹交下大如大豆大雷南方有電光○慶尚道榮川郡
大雨暴作雨雹交作雷動有電光

壬辰 上御思政殿迎訪宰臣以災異屢見故也侍臣等入侍
命左右進前上曰予以眇末之資叨承艱大之業慄慄危惶
十有四年而衆災連綿凶荒荐臻民生困悴莫此時若也今年
則霖雨害稼西成已失况今季秋之月雷電雨雹之災疊現層
出災不虛生惟人所召此皆如予否德不能仰答天心之致也
內實競惶固知攸措迎訪卿等伊欲通上下之情也方今紀
綱板蕩公道不行學校廢弛風俗不美致災之由非一而民生
之所苦刑獄之所枉各陣所懷警予所失領議政尚震曰人君
必得善人君子為之輔佐然後事得其序物得其和而善治可

與災變可消矣如刑獄之間人命係焉小有失誤冤枉必多伸
其端寃是亦再災之一道而有罪者輕釋亦非所以答天譴也
當明審得中可矣左贊成李浚慶曰災異屢見國之禍也自
祖宗朝雖有災而無其應者皆遇災恐懼益加修省之致也災
不虛生恐終必有應自 上當反躬修省務行大公至正之
道且近日外方官奴婢投屬於內需寺者其多士大夫奴婢
亦多冒屬豈小有妨於國家大公至正之道乎今日朝廷之上公
道不行私情大勝風俗日薄誠非細故自 上克去已私
端本清源使下人有所感化則時俗於變而災異可消矣
右贊成洪暹曰救災之道不過應天以誠中庸聖學之根
本也致中和乃位育之本而中和之功在於謹獨自 上常
於深宮獨處之時警勅 聖躬反躬自責以為敬天之誠
未至歟勤民之實未盡歟念念而察之若有一念之差則其
激天怒致衆災不足恠也人可欺而天不可欺如此而復
身不已恒加修省則天意可回災不勝德矣左叅贊趙

士秀曰人君貴為君王富有一國所畏者天也古之小人以為天變不足畏者此乃喪邦之言也近者奢侈之風日滋古人云奢侈之害甚於天災此乃召災之本也宮室過度衣服過制飲食過節皆亡國之事欲弭天災宜抑侈習副提學鄭惟吉曰大抵君為元首臣為股肱必也交修不逮上下相孚然後可以弼諧時事寅亮天功而近者大臣以臺官論啓時弊成世音於經筵啓大豈同寅協恭之義哉自 上當虛心以待大臣大臣平心以受

臣之權

之故稍存形迹杜門謝客一不可否於政事之間是

物論一念一慮皆出於大公至正交相修飭然後裁成輔相之道盡矣而事得其序物得其和而天心亦和矣大司憲尹仁恕曰災變之作豈無所召而然哉古人云東海有一怨婦而三年枯旱當今刑獄之間豈無冤枉而朝臣之中亦豈無抱悶者乎頃者柳景深以得罪 宗社教之大小臣民孰不恐懼乎一時被罪之人或見忤於權臣托公論構成虛罪者實是曖昧而所十年以前之事乎古人云振淹滯伸冤枉在所必先自 上當

察而辨釋是亦弭災之一道也。上曰：左右啓辭皆切中時弊，予用嘉焉。至於中和位育，謹獨之功，則予當省念焉。大抵朝廷之上，淳厚和平之氣多，浮薄滄漓之習絕，則自然致和矣。審理冤獄，固是急務。刑獄之間，不可謂無冤，而得罪樞臣，至於冤枉者，則未可知也。且遇災求言，可謂美事，而後世之言皆麤雜不切，何足取乎？尹仁恕又曰：得罪於權臣者，非指他人也。往者李首慶，見忤於陳復昌，故終被貶黜之罪。而柳景深亦復昌所陷，故如是啓之矣。○夜月微暈。

癸巳 上御常參聽朝啓。○傳于政院曰：昨於延訪之時，大司憲尹仁恕所啓疏放及審理冤獄事，為先捧承傳。且東西班罷職及收告身人等，依歲抄例書啓事。言于吏兵曹，且聞李浚慶之言，濟州捕倭時，倭人多殺我國之人，云至為駭愕。而牧使閔應瑞，匿不以聞，涉於軍機重事，斯速拿推。○夜月暈。

甲午 上御朝講。○檢詳以三公意啓曰：伏見傳教內有原放之語，原放赦之小者，國有大慶，循例放赦，猶有譏之者。况遇災

變不論罪之是非一切原宥只使小人幸災長惡非所以答天
譴也舍寃致災常在於情輕罪過之獄只令審理寃獄勿使正
滯何如荅曰如啓○以閔時中為司憲府持平宋賀為兵曹正
郎姜士弼為弘文館修撰朴好元為龍崗縣令

乙未夜月暈

丙申咸鏡道觀察使李潤慶狀啓穩城府去八月十八日自辰
時至巳時白氣貫日其形如虹傳曰觀此日變至為駭愕政院
知悉○夜雪下

丁酉四方沈霧

戊戌 上御晝夕講

庚子 上御朝講掌令柳順善正言金德鵬同辭啓曰鄭士龍

已命罷職此榜若不罷則貽愧後世快斷命罷然後公道庶平

扶持矣 上曰既罷試官不罷其榜似為苟且當觀大臣之議

量處德鵬又曰節義原於孝行今令搜訪甚義政也然名實不

副者或見稱於人孝行卓異者或潛伏於閭閻是以釣名干譽

之人或見褒美至為未便搜訪之際以實而不以名然後命於
褒獎之道矣 上曰節義可尚採其實不取其名可也○上御
畫講教侍講官李文馨曰兩司以罷榜事啓之于當收議大臣
量處矣玉堂亦在論思之地於爾等意何如文馨曰臣等以本
館官負不齊故時未啓達以中朝未然之事揣度設策既為不
可故其壯元對策曰我國土地之大可以與中國抗衡第二對
策曰勢難則朝貢可絕云聞之極為駭愕殿試罷榜雖曰重難
兩司豈偶然計而論執乎 上曰罷榜則重難若有指的不公
之人則削去似當矣○領議政尚震等議殿試非如初覆試之
例 聖上親臨大庭進諸生而策試之既賜一榜出身文武第
一人俱拜官供職幾於兩月之久而旋復罷之事體重難且
在宗朝若一榜中有涉於不公者則抽而去之臣於 中廟朝
嘗再見之指成守珠李叔珠事今外議之汹汹亦必有指的者慎思 臣意
只去其人似可也○日微暈夜異方坤方有火氣

辛丑傳于政院曰觀此冬至使方好習書狀則以病不能進去

節日臨迫使書狀官獨赴云他使不可追送乎前亦有如此時
子禮曹與大臣及承文院提調同議善處事言于禮曹禮曹與
大臣承文院同議以啓曰朝貢使臣在本國境上得病則代送
他使可矣今冬至使則已至遼東雖遣他使何能及赴乎節日
已迫禮不可廢以書狀官代授表文方物而去此出於不得已
也更無議處之事但人臣將命朝天得疾如不待疾驅而行則
令書狀官先送表文禮物使臣當興疾而往以死為期可也方
好智到遼東擅自落後不進以啓後日之弊請推考治罪○日
暈

壬寅 上召對叅贊官金貴榮曰畿甸之邑失農尤甚加之以
雨雹雖有稍稔處盡為擺落老弱持筐箇箇收拾至為可憐而
戶曹以稅入為重故守令體其意專不給災又督領往年公債
民之離散必矣 上曰王都近地民生至此往年公債勿徵事
言于戶曹○夜雨雹交下狀如小豆

癸卯 上御朝講獻納金啓曰培養士氣者乃扶植國脉之本也

故激則裁之弱則扶之今者培養之道非不至矣而朝廷之上
無忠直之風以天時人事觀之與衰亂之世無異矣東漢之初
專尚節義故及其末世危言不絕奸雄環視而莫敢取西漢則
忠厚變為柔懦終至莽賊篡竊莫敢誰何此往昔之明驗也方
今聖世節義雖非急務必須預養於平時然後可以責效於他
日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自上好尚之如何耳邪正相反
知其正而扶之辨其邪而抑之則自然觀感皆趨於正矣今之
士氣頹靡不振恐教養之方不以其道也學校之有師長所以
為教誨也今之為訓導教授者皆冗雜之人只備員而已於教
誨何益且小學一書忠孝全備若幼而學之則人知向方而忠
直之風因此可興也今者視為餘事父兄之教子弟但以科舉
之文是急士習之不義無足恠也今者講庸學於初試之前講
小學於會試為學次第紊亂臣意先講小學後講庸學則為學
有序矣大抵教士之本係於人君學問之如何耳今者一月之
內御經筵之日少焉講習之方似為踈濶矣然若但以經筵為

學問之地而燕間之間有所間斷則是猶一日曝之十日寒之非所以為學也不以燕居而有作輟然後聖學日就於高明矣領經筵事尹旣曰金啓學有次序之言果為至當臣意亦如是上曰自上不敏不盡培養之方故士習不義風俗傷敗啓意當矣科舉事目雖不可數改然只換先後而已禮曹與大臣同議為之金啓又曰中原一路胡寇方熾奉使之臣知有身而不知有國則誰肯冒危險而樂赴乎方好智不得已拿推然後罰當其罪矣上曰拿推嚴治可也○上御蓋講○傳于政院曰罷榜重難法私指的者削去似為無妨摘發以啓事招兩司城上所言之

十月甲辰朔 上率百官賀

恭懿王大妃誕辰○兩司啓曰

臣等之請罷榜者非徒外議洵洵深意屬於發策之于公對策之不正而自上以為重難只命抽去私濫之人當初公論指屬於慎思獻請削去且吳雲驥對策中亦有不正之語我國上地

中國執請罷職不叙答曰如啓慎思獻預知其題之將

街云出借迷於人故削去

乙巳以金百鈞為侍講院弼善

丙午 上御晝夕講○雨雹交下狀如大豆○清洪道牙山雨雹交下雷電

戊申 上親傳冬享大祭香祝○諫院啓曰東宮僚屬輔養任重若非溫良方正博學達禮者不可以與是選弼善金百鈞名望既輕職秩亦卑超授重任物情未便請適谷曰金百鈞曾經臺諫非不合於講院况超授乃特命之事何計職秩乎不允○傳于政院曰近年以來政事之間注擬之際尚不精擇非今始然其來已久而予意若有未便則不可不言故敢諭于政院學宮教養賢才之地以嗜酒昏劣申汝楫首擬於典籍間外節制之任亦當擇遣而以形如朽木宋孟璟注擬於兵使是雖乏人而然矣於憚公論精擇人之義何非特庶官講院等職尤當擇擬而或有苟充擬望者故特以金百鈞為弼善矣金啓前為平安都事時有一巧言大臣薦引除京職遂入諫院其為人也不慎言語有狂誕之態多發不切之言以為賣直之資予於經席

累次見之未知其合於耳目之任而至有大臣指尹贊美啓之
予未知其可也大抵勿用新進喜事之人自古言之而公卿之
列亦當用純厚方正之人也任居股肱而巧言為事職憑耳目
而狂誕為習則朝廷之上豈無後弊哉

史臣曰大臣君之股肱臺諫君之耳目故聖帝明王必敬而
尊之恕而容之者所以重一體之義而開言路也况言路之
通塞國家之安危係焉今也自上以巧言詬大臣則是果
敬以尊之乎以賣直詆諫官則是果恕而容之乎

史臣曰金啓於經席所啓之辭可謂剴切矣主於謹獨而推
之於天德王道者論弭災之本也崇尚節義而以西漢為戒
東漢為法者憤時習之偷惰也冀君德之成就則勸 上以頻
御經筵慮有侮慢之失則戒 上以狎昵宦寺凡此數語
皆切於納誨人君所當樂聞而優容之者也嗟夫危言讜論
是豈人臣之利乃國家之福也置敢諫之鼓者欲聞直言也
設誹謗之木者欲知 上過也古之人君求言如此其切而猶

恐臣下之不言也今也自上以慎言望於臣僚在誕咎諸
言官而責其言之不切疑其人之賣直是欲臣下緘口結舌
而不欲聞陳善納誨之辭也尹漑贊啟之辭未為不可而反
以巧言目之者何哉且以昏劣斥汝楫朽木指孟璟黑白大
分明而無人君舍洪寬厚之量臣深有憾焉諫院之請適金
啓者逢迎其失也兩司之彈論尹漑者承順其非也君有過
而不能匡救罪固大矣又從而縱吏之可乎

已酉政院啓曰伏見昨日傳教有巧言大臣及多說不切之言
以為賣直之資等語以為未安有懷必達乃人臣之職而大臣
臺諫尤不得不盡其懷若以巧言賣直責之則恐或有妨於言
路而其於待大臣之道何如哉傳曰君臣之間莫如通情予有
懷而不可不言故昨日偶諭予意也人臣有懷所當盡達予所
樂聞而但其中多言不切亦非純正之道也予出一言例以有
妨言路啓之塞人主之口之漸自此而始矣

史臣曰政院之啓正中上失所當省愆之不暇而非但不納反

以為塞口之漸而深責焉是終無悔悟之端而言路自此而益塞矣可勝惜哉

○平安道監司俞絳拜辭傳曰士大夫農庄多在於本道而守令等擅出官穀善事權門船路通運故關西穀竭至有板蕩之邑云良用寒心卿其別為檢察勿拘宰相朝官之請一切嚴禁如是而猶不自戢船運不絕即當馳啓並與本邑守令而罪之卿若不體予意則亦不饒焉○諫院啓曰臺諫雖少有人言不可在職昨以獻納金啓經席有失下教于政院勢不可在職請適答曰如啓又啓金百鈞事不見

史臣曰言官以言獲責古今通患同為諫官者所當廷諍格非之不暇而承順上意又以所失歸咎於啓猶恐遠差之不及此不可使聞於後世也

○司憲府大司憲尹仁恕等上劄曰伏以於傳有之一言可以與邦一言可以喪邦在恒人尚若是况人主一言重於雷霆嚴於斧鉞豈可輕示施施之色拒人於千里之外哉臣等伏覩昨者政

院下教深服 殿下留意於納言聽政之間也但四聰呀達或

巧言或賣直之由臣等未得其詳不敢為言然既目為巧言與

不可以大臣待之若 聖哲明知其然則渙發綸音即去其職

可也何必急然下教以致羣疑乎况言語不中采擇在上要之

舍垢納汚大開言路不可以不切責之致有戒言之風 殿下

之一言而國之興喪係焉伏願更加省念毋玷 聖德 荅曰近

於經席見之金啓以新進之士言多不中多有狂誕之態故昨

因漢學教授言端予不得默諭才政院之際遂及薦引大臣偶

以巧言膏直論之有何他意哉此豈妨言路而致戒言之風乎大

抵君有過而臣當諫之臣有失而君不可默上下相戒皆無過

誤然後君臣之情庶可相孚矣若如衛侯君臣各自以為聖可

乎觀此劄辭予用嘉納當留意焉○日微暈夜月暈

庚戌右議政尹元衡以病請免依允○憲府啓曰言雖不中

亦不加罪恒及於求言之教故人不諱言士氣得養國祿得扶矣

若使直為戒士氣摧挫人無敢言則國不可為矣前獻納金

啓所言之失臣等未聞其詳雖或有失不過不用其言而已何至於適其職乎官以諫名以諫而適之則豈可使聞於後世乎同為諫官者固當廷諍何遽請適之乎言路通塞大關國家之興衰大司諫任說等所失非輕不可在職請並適之答曰大司諫任說等顯被臺論勢難在職依允但予意不可不盡言故並諭焉廣言路養士氣雖關重之事人臣敬君之道亦不可不慮也國家設耳目之官當以正直之人差之而前獻納金啓有狂誕之態不過一愚妄之人予未知未合於諫官也徒計言路士氣不念人臣不純之漸則他日奸臣雜入於耳目之任恣為口辯亦恐有後弊也○以尹元衡為領中樞府事閔箕為司諫院大司諫李滉為成均館大司成李希儉為司憲府執義安士雄為司諫院司諫任呂為獻納李仲摠為弘文館校理黃三省為司諫院正言○日微暈

壬子傳于大司成李滉曰學校風化之源而頽靡已甚士習所當養正而浮薄亦極是雖予之不敏不能鼓舞教化之致亦豈

不係於師長乎惟爾能文清謹合於教誨之任故授此本職體
予至懷盡心供職以振學校以正士習渙回啓曰臣心病深重
前者再為此任皆不能堪任而適之今亦以是為慮矣○司憲
府大司憲尹仁恕等上劄其略曰人之所失不一其名而巧言
之人聖人所深誅是豈偶發於責大臣之非者乎臣等之感滋
甚大抵君臣之間兩無猜疑各陳所懷洞徹昭晰使左右國人
明知其可否此國家之福也豈可微指隱并以致上下之疑阻
乎今居政府者幾人而一已病免一又引嫌引疑退縮莫知所
措臣等竊恐有虧 聖上待大臣樂聞言之誠而國家元氣將
自此益傷也答曰巧言云者左相常時獻議與啓事之際不無
多言之病故頃因金啓之事偶並及之君臣之間欲通所懷故
予不能嘿以巧言目之耳○以李壽鐵為司道寺正陳寔為內
贍寺副正朴啓賢為議政府舍人李仲虎為兵曹佐郎洪仁慶
為弘文館副修撰

癸丑 上御勤政殿放生貢進士榜

真第一人周博進
第二人李中立也

甲寅弘文館副提學鄭惟吉等上劄曰伏以大臣居股肱之任臺諫受耳目之責故帝王之所以優待包容者重一體之義開進言之路也臣等伏覩近日下政院之教朝廷之上人物之賢否則聖鑑所照臣等不敢妄為之議然名為輔相而身在鈞軸則委任之專優待之禮自有其道矣敷陳心腹薦進人才者大臣之事也其間儂有多言之病引舉之謬既待以股肱之位則豈可以輕視之哉官以諫為名而使之盡言則虛懷開納包容狂直人主之盛德也危言讜論有懷必達者臺諫之任也其間儂有傷煩之器不切之語既付以耳目之重則豈可以峻責之哉殿下嘗尊禮大臣重待臺諫開聖明之懷通上下之情此固美矣然或目之以巧言或責之以狂誕則臣等竊恐進言之際大臣以此而存形迹臺諫以此而畏首尾一堂無吁咈之道朝廷有遜言之風也大抵人君之道法天而已凡發言行事務為含弘光大泯然不見其迹而春生秋殺亦寓於元氣默斡之中若以言語細微之失而有所不容示之譴責則不瑕有害

於盛大之德乎伏願 殿下勉崇寬大之道益篤樂聞之誠則
大臣盡大臣之職臺諫盡臺諫之責而君臣上下情義交孚矣
惟 聖神留意焉荅曰觀此劄論可知君臣情意交孚之義予
雖不敏豈不樂聞乎深用嘉焉近日指左相目之以巧言指金
啓責之以狂誕者予豈欲無吁咈之道有遜言之風而然哉予
意雖已荅於憲府兩劄然有不盡所懷今當盡言也官以諫為
名而盡言豈不美乎不能虛懷包容是予之過也但君臣分嚴
雖在諫官之列盡言之中亦豈無恭謹之行乎金啓以年少初
入薇垣經席啓辭之際有狂瀾之態無恭謹之行乃於去月三
十日朝將不切之言支離久啓故偶以狂誕責之使年少之
輩兼存恭謹之行非予厭聞之意也人臣事君當以忠厚正直
為事小臣尚當然矣况居大臣之列者乎左相非無剛明之氣
亦有為國之心名譽勲府位極台鼎居相八年豈無盡職之事
乎然此三事近於微瑕予何諱言乎進賢退邪大臣職分而往於
元春金汝孚等浮薄之輩黨日熾盛大臣臺諫深慮有害於朝

廷發論於經席之上遂定其罪而其日問于左相則不為分明

答啓矇矓巧飾殊無嚴治奸黨之意已為未便後於經席以士

氣之多傷似救汝等是果大臣同心退邪之義事 大明會

典所載宗 系事我國之既切望微告天使似無大妨而前者

收議之時敢引往事回啓慨啓曰會曲之事關係非輕不可因

云是果大臣純厚之體乎今年季夏諫院以不殺降倭請議于

大臣而文飾多言至以護賊媚盜排抑公論偏執自是此果大

臣 臺諫相和協恭之道乎如此等事予有未便之懷故頃因金

啓之事不得含默敢發妄語欲使左相謹慎保全而已予豈不

欲敷陳心腹乎君臣之間交相戒勅上下相孚然後國家安矣

此意欲即論於烏府之劄而予以直斥大臣之間為難而未果

矣王堂知悉○司諫院大司諫閔箕等上劄其略曰金啓以新

進之士始近 天顏欲陳所懷而不閑禮貌進言之際必有踈

慢氣色然陸贄之言曰古之人君樂聞諫諍諒直者嘉之訐犯

者義之愚淺者恕之狂誕者容之 殿下亦宜容而恕之不足

以為深過也。若夫尹旣則身為股肱，務欲進言而不能無多言之時，多言乃其病也。但言若傷煩，則人所厭聽。在人君好諫之道，所當樂聞而在其身，則豈非病處乎？殿下之丁寧教戒者，乃所以仁愛之道耳。彼豈不感激而改行乎？但實直之云，巧言之稱，皆是人臣之惡名，必加之於無狀之人。如大臣諫官則位尊而任重，人君所以待之者自有其禮，豈可以此詆諫官而詬大臣哉？在殿下之心，不過相與戒勅其過而已。然以大臣諫官之身處之，則豈敢以實直之名在耳目之官，以巧言之名居台鼎之位乎？為其身自處，則不得不爾。而諫院之論逆，則非也。人主之威，非特雷霆則開道而求諫，士猶恐懼而不敢言。若厭聞至此，則為殿下之諫官者，不亦難乎？為殿下之大臣者，不亦懼乎？伏願殿下重諫官，恕其狂，而採其言，教大臣戒其病，而憂其禮。君臣共濟上下，相孚國家，幸甚。荅曰：予觀此劄，其論切當，胡不樂聞，予用嘉焉。

乙卯 上御朝講，領經筵事。尚震曰：臣見旣之為人，稟性剛明。

有為國之心每事欲盡其道故不無多言之病豈至於飾乎
當金啟進啓之日臣若入侍則必贊美其言如尹旣矣人主一
言重於雷霆若以言而責之則新進之士恐皆有戒言之風
也 上曰予意盡諭矣特進官鄭裕曰尹旣之為人少休休之
量有自是之病人言其過皆為厭聞故言之者鮮而不自知過
矣 上教如是旣豈不感激乎○上御夕講

丙辰以鄭宗榮為承政院都承旨吳祥為戶曹叅議申汝棕為
承政院左承旨魚季瑄為右承旨鄭暢黃琳為兵曹正郎梁麟
為順天府使沈守慶為平安道兵馬節度使○日暈夜月暈

丁巳 上御朝晝講夜對○兩司啓曰左議政尹旣自聞 上
教以來心不自安引嫌不出已及承保全之教益不自安進
退持難既乖君相一體之義勢難在職請免相答曰予偶欲通
情使左相謹行而已豈至於免職乎不允後累啓依允

史臣曰兩司此啓其在尹旣自處之道則得矣在言官諫諍
之義則不樂於承迎君上之志而順其非乎難免後世之譏

矣

史臣曰慨之為人比之於古所謂大臣者則雖可愧若槩之於今時之相則未見別有所夫而為讒人所陷上既以巧言目之臺諫又從而駁遞豈合於進退大臣之義乎

○日微暈有右珥夜月微暈

巳未 上召對○平安道義州日暈兩珥暈外虹氣內白外微紅左右圍繞虹外又作一暈如月形良久而滅滅後右珥復起有同大陽

庚申夜月暈

辛酉 上召對御夜對○日微暈兩珥色外青內黃暈上有戴色白夜月暈

壬戌 上御晝講

癸亥 聖節使李戡回自京師啓曰 皇帝長在西成宮建玄極寶殿齋齋不絕閣老諸大臣相繼進香全廢視朝且奉天門今改為大朝門以御 扈懸額行賀禮於其庭百官或立或拜或

入或出班未成行即為罷散朝禮無統所見寒心閣老嚴嵩年
今八十三歲而長在華蓋殿威福在手生殺惟意嵩家在西長
安門外而人以小皇城目之凡官爵高下在銀多少事雖微細
非賂不成怨讟滔天顯然罵詈且不封太子者嵩以為不利於
聖筭而不封云

甲子 上召對

丙寅 上御常參聽朝啓○傳于領議政尚震曰左右相有關
當姑填一闕新政丞可當人卜啓震回啓曰卜相重事也臣聞
尹元衡之病今已向差姑待其出共議卜啓何如荅曰若待領府事
之出則似晚近日有舉動文武科殿試相位不可久曠卿其速

卜回啓曰知臣莫如君自 上已有注意之人而必下問于臣

者所以重其任也是以臣未敢率爾獨啓凡事必問於曾經政

丞乃 祖宗朝故事尹元衡處請遣史官下問傳于政院曰領

府事處遣史官問啓可也尚震以上相單子入啓荅曰書啓中

首參者安亦合予意○昏霧四塞

丁卯左叅贊趙士秀率士秀性廉介以清白自守不喜紛華好讀書善屬文然褊狹暗淺執拗自用又無容賢好善之量人以是短之傳于政院曰左叅贊清謹廉直有文華可用宰相不可意率逝子用傷悼○以安珰為議政府右議政尹溉性偏巧濟已之間初與柳灌排擠尹元老尋知灌等勢傾遂附於尹元衡蓋淺灌等之議得錄勳籍為鈴平府院君任弼亨為禮曹叅議魚季瑄為承政院左承旨姜士尚為右承旨沈銓為左副承旨金貴榮為右副承旨李彦憬為同副承旨朴大立為議政府檢詳李希顏恬退自守不利為知禮縣監○四方沈霧

戊辰右議政安珰啓曰臣無學問才德又患濕病耳目昏瞶心緒耗損小官之守尚不可堪而今者擢授相職聞命驚惶無地自容論道燮理之職豈宜濫及於如臣者哉誠不如不備之為愈也若自知其不合而覲然冒處則不但有一時之誚後世之譏而已已失其揣分自守之心將焉用之哉請亟命遞荅曰卿合於台鼎之任勿辭○日出時日上有黃赤氣圓如日體俄而與

日俱入雲中其下又有黃赤氣距日皆五六寸許久而乃滅夜
水星見於東方○全羅道臨陂女人一產三女

己巳以鄭惟吉為司憲府大司憲

史臣曰惟吉當此時以文華之士未有大過誤之事人以名
士目之到後諂事李樛得為銓相以高益英金百鈞等迭為
徽垣玉堂之長其他注擬官爵一循樛之指揮聚羣小人布
列權要廣植黨與其亂政誤國之罪大矣何賴沈義謙營救
甚力得免貶斥其為失刑甚矣朴淳之力亦居多入以此少
之曾謂淳之賢亦為是耶

尹仁恕為弘文館副提學李仲樛為司憲府執義李樛為持平
朴謹元為弘文館修撰○日暈夜水星見於東方

庚午日暈兩珥

辛未 上親試文武科○四方沈霧全羅道靈巖白虹抱日癸酉
平安道觀察使俞絳狀啓義州譯學訓導金山海以獐子聲息探
問事往江谷臺聞我國人囚在獄中往見則乃司譯院前銜洪熙

奴萬世也問其被囚之由則曰洪熙與私奴金守往來宣川而去丁巳年十二月乘夜過江到唐人李葱三家金守以洪熙為質誘取葱三白絲及綵段不給其直脫身上京而洪熙則逃躲故葱三率我拘留其家適以葱三將宋臣江沿葦提調指揮也子法事赴訴都司宋臣發軍捕捉并葱三被囚云萬世刷深事何以為之○江原道杆城地震其聲如雷屋宇微動

十一月甲戌朔以元繼儉為禮曹參判柳順善為弘文館校理洪曇為京畿觀察使

乙亥放文武科榜文科取高敬命等三十五人武科取南彦純等二十八人

丙子傳于政院曰觀平安監司書狀獲賊之變在於義州近地於赤島等處也至為駭愕防備諸事十分措置監兵使處下諭事三公

及兵曹備邊司同議善處○日微暈

戊寅以高敬命為戶曹佐郎李陽元為弘文館著作

己卯義禁府啓曰洪熙等

金富也

加刑公事已見下矣此人

等潛入上國之境恣行買賣罪犯極重當取服定罪以杜汎盤

之門但榮晦金德事干也已令拿來所謂萬世則洪熙等皆以為

全不相知至為駭愕其蹤跡亦甚荒唐萬世刷還然後拿來質

問則安得掩其情迹乎若萬世實為洪熙之奴而此人等同辭諱

之竟至發覺則其罪尤重臣等意以為洪熙等姑勿加刑以待金

德榮晦上來萬世刷還然後憑閱詳鞫則此人奸濫情狀昭然現

著更無未盡之蘊敢稟傳曰如啓○黃海道康翎地震屋宇掀搖

夜雷動

庚辰政院啓曰冬至已過日氣又寒自上亦有感冒之証視

事未安之意嘗欲啓稟而有啓覆故未果今則寒氣甚嚴故敢

啓傳曰近日寒嚴可停視事予之感冒証大槩似歇初九日晚

朝啓覆後視事○傳于政院曰俞彥謙孝子人也不意身死予

用悼惜○憲府啓曰鈴平府院君尹溉素無公輔之望謬當大

任偏執已見不恤人言致誤於軍國兩南巡邊使不當遣貽

弊於朝廷推刷公議朝廷發待豐年者赫一而近年以來尤不

舉行而激主議強行故云

厭衆心至於斥邪指金汝之日未免有任情依違之失議事之

際不能無矜復自高之病今者雖已免相既封之以府院君又仍

領經筵之任無貶損示罰之意物情未便請遞領經筵使之省愆

自安

史臣曰尹漑居相今已八年若以為素無公輔之望而認當

大任則即當如陽城沮延齡作相可也豈可自上非責而後從

而非之乎今之任言責之官者不無逢迎之弊進退人物惟

上意向言官固如是乎漑之為人雖不無一二所失而其用

心專在於為國則非至甚不肖者也而自上以巧言責之

既乖待大臣之道為言官者所當格非之不暇而又承順之

已請免相今又請遞領經筵不亦甚乎非可以示後者也惜

哉

答曰大臣進退實是非輕重予以下敏妄舉微失敢先發言竟

至免相此予之過也何必並遞領經筵乎不允且自古大臣去

就非如凡官故駁之則明論過失合同來啓者此乃重大臣去

就之意察耳目盡職之體而近者駁遠鈴平左相之時為耳目者只以進退持難矇矓啓適非徒大臣去就似輕耳目謹諤之氣果如是乎既為輕動大臣以示薄待之漸又令耳目不盡明察之道亦皆予處事之失也後兩司累啓俵允

史臣曰既以漑之免相為未安而又以不明論過失責耳目何哉以微過適大臣若不明論其過則後世薄待大臣之過自有所歸故欲免其譏強責耳目之官豈盛世之事乎吁知重大臣去就而不知所以為重知輕動大臣之為非而終亦並遠領經筵其欲免後世之譏得乎

史臣曰漑器量淺狹素之大臣之度偏執已見矜愎排抑之病則固有之矣然其以國事為己任未嘗優游度日入侍經幄凡論辨曲直無有底蘊未嘗模稜而徇人第坐於偏固致有此失既免相位亦已過矣 上以輕動大臣旋悔其失則可

因其羨意而導之矣而必至於適領經筵使不得入接耿光是何意哉

○日微暈

辛巳司諫安士雄等啓曰臣等伏見昨日答憲府之教不勝惶
 恐前者鈴平府院君尹漑免相之時其所失不為分明彈論只
 以進退持難矇矓啓達大失耳目之責不可冒處言地請遶臣
 等之職答曰請遶相職其事非輕而似不明論故予歎時習之
 類靡偶諭予意於憲府而已勿辭○憲府啓曰凡人之所見各
 異故論議亦隨而不同然諫院於尹漑免相之際不明論其失
 致有矇矓之教勢難在職請遶答曰如啓○以金澍為掌隸院
 判決事金鎧為司諫院大司諫安方慶為司諫鄭煬為獻納金
 億齡洪仁慶為正言柳坤為弘文館副修撰黃三省為禮曹佐
 郎三省回邪側類論事李樞嘗詣樞家賓客滿堂探以其食
 遂解餌推與之三省伏而盡啖之不以為恥人亦唾郵

壬午諫院啓曰兩司與弘文館均是重地固無彼此等級之差
 而臺官有失玉堂論之可見玉堂有右於兩司矣近來臺諫之
 論遶者移授於玉堂殊無貶損之意副修撰柳坤以諫官之失
 遶正言而移授本職請遶自今以後臺諫之有失而遶者其改

勿投右職答曰如啓○上御夜對

癸未 上召對

乙酉憲府啓曰頃者大闕別監羣飲于南山下來時路由僉知李鐸家前與鐸之子淮壽相詰鬪格淮壽勢窮避匿別監等仍此致怒闖入鐸之家內打破窓扉極口詬罵恣意搜索家屬違遽僅得避之賤人歐打士族又隴突於宰相之家見聞駭愕請推考治罪答曰如啓

丙戌傳于政院曰加平郡守申汝柱緣郡衙失火扶出神主死於火中似近誠孝無乃有褒典之事乎問于禮曹京畿部事狀啓加平衙內失火郡守申汝柱欲扶出神主速火而死云○四方沉霧日暈夜月暈

戊子日暈

己丑傳于京畿監司洪曇曰子意卿備嘗知矣勸課農桑修明學校務鍊防備嚴明黜陟勿拘請簡勿牽私情盡心職任且明春救荒及時措置

史臣曰 上於八道監司拜辭之日必教之曰嚴公黜陟勿

拘情勢可謂帝王之言矣然源清則流潔表正則影直此古人之格言也凡政之義惡必本於人君之一身而下之觀感不期然而然矣敢用律外之典於娼流緣妬忌也特授弘化之任於非人私戚里也不公之大者無過於此尚何以責人

臣哉

○禮曹啓曰加平郡守申汝柱夜半失火蒼黃之際不惜軀命

挺身投入於烈焰之中抱持父祖神主未及出外奄至燒爛而

死其為誠孝卓異雖求之古人無以加此歷求本曹所藏謄錄

則或於火中負母而出者計仲敏秦仁人或有未出而死者

金乙時昌城人成宗朝旌間給米豆○吉或扶擁神主而幸

免者洪氏觀察使李尹仁妻子褒賞之典或旌門復戶或旌表賞

或旌表賞物錄用子孫○日暈

庚寅以宋麒壽為同知中樞府事金德鷗為平安道評事初德

鷗為正言論金百鈞以秩卑望輕之人特除弼善請改正其職

鷗為正言論金百鈞以秩卑望輕之人特除弼善請改正其職

上不從百鈞與李嫫踈族而交厚嫫之妹夫乃領敦寧府事沈
鋼也時大司諫任說之子娶鋼之女故鋼問說曰百鈞之駁議於
何人乎說以德鵬告以此百鈞怨德鵬而嫫亦惡之及德鵬遞正言
援昭格署令 上以西方評事可擇人授之遂除德鵬為評事自此
之後德鵬竟不除清班

辛卯四方有濁氣

壬辰刑曹啓曰私婢漢陽與其夫玉石及其子太白凡同擊殺
其主邊韶之子世慎事關綱常請移禁府推鞠何如

太白凡同擊殺

曰如啓

後漢陽王
石皆伏誅

史 臣曰世降俗末暴行有作奴之於其主子之於其父母或以利
慾或以猜嫌少有不協則必至于殺而後已如漢陽等者非止
一二而綱常之變於斯而極豈不深可痛哉

○四方沈霧日暈兩弭夜四方有濁氣月暈

乙未四方有濁氣日暈兩弭暈上有背背上有背背內青外

黃

丙申傳于政院曰台府重地不可久曠領府事尹復相事前

日下諭而病未出仕既當久調左贊成李汝已叅卜相之列當

陞於相今政差出前判中樞府事鄭士龍叙用○以安珰為議

政府左議政李浚慶浚慶初為修撰請復用已卯之人忤時幸

已禍起尹元衡與李邑羅織大獄士林幾盡與其兄潤卿通於

沈連源力辨其誣士林多蒙其力獄亦少解後遭潤慶之喪制

其喪服冠經以居私第我國自鄭夢周始喪紀一遵家禮然父

母喪外無制喪服冠經以居者獨浚慶始服兄喪有識敬重士

以有效為右議政洪暹為左贊成曹光遠為右贊成三人皆金

淵為成均館大司成任說為掌隸院判決事姜士弼為吏曹佐

郎柳堧為弘文館副修撰日暈兩珥冠

丁酉憲府啓曰右贊成曹光遠別無經綸之才弼亮之望而絕授

重任物情皆以為不稱矣曾為度支之長及為賓客方伯之任皆

被論適未閱數月特授不次之恩輕重乖當政體失宜請速改正

以重名器答曰不久後兩司累啓依允

戊戌 上御夜對 已亥傳于政院曰邊方守令既當文武交差而在平時尚然况

今南方西鄙不無邊釁之虞防備尤不可緩姓以西鄙之事言

之則關防重地皆以文官差遣雖得於字收之任而恐未合於

捍禦之方以有名望武臣交差以備不虞事三公領府事處議

之○宣醞于政院仍以御筆書下詩題周武王七言律十韻
淵知人寒七言律曠裏

逢春五命製進○諫院啓曰判中樞府事鄭士龍頃為殿試試

官多致人疑以激物議雖曰黜黜亦宜無據臺諫將公論啓罷

其職曾未數月遽命復爵巷議紛紛物情未便非但此也當其

發策也敢舉中朝未然而事致使諸生多發不恭之言其失亦

重不可以數月之罷贖其罪也請還罷各曰累朝秩高舊臣不

可先罷不允久啓不允○領議政尚震議專委字收則文臣當

先專委折衝則武臣亦急兩責俱萃一職則必擇才兼文武者

而授之庶乎民衆可保外患可防若選用之際少有偏輕偏重

之弊未有能保民而弭患者也平安道乃是關防重地近來多

用文臣雖皆兼才識者或有未便之意如滿浦巨鎮果如 聖

教○日微暈四方有濁氣○京畿安城雷微動

庚子日暈兩珥夜流星出軫星下入西方天際狀如鉞尾長四五尺許色白

壬寅憲府啓曰判中樞府事鄭士龍在私第議中朝未然之事漏播儒生及其代選發為策題其挾私不公之失有不可掩况今 聖上事大之禮出於至誠而先事擬議致誤王言其罪大矣公論激發以至啓罷曾未踰月遽命復叙物情極為未便請還罷其職答曰不允久啓不允

十二月癸卯朔右議政李浚慶啓曰臣迷劣昏庸不足以污台鼎今者特命遽出於千萬意慮之外非獨臣之懍懼莫知其由小大臣民孰不駭恠輔相之人自有器業決非如臣庸庸者冒啓請速收成命三啓不允

乙巳四方沈霧

丙午四方沈霧日暈兩珥重暈背色內青外黃

戊申命拾三公領府事吏兵曹堂上傳曰凡事豫則立方今西鄙慮有獫賊衝突之變邊鎮守令所當以武臣擇選本道節度

使沈守義州牧使金德滿浦僉使姜可適欲以有名望武臣十

分擇遣卿等商議以啓令觀慎喜慎思獻上言則慎思獻削科之

事涉於黯黠當舉伸冤之政令禁府推覈得情卿等知悉

史臣曰按當初答沈守慶之辭曰予方以西鄙為憂卿若不

能堪任予何敢特授乎云則遣守慶以當西鄙之任亦慮有

獲賊之變以守慶為可以當其任者也未數月旋欲適之然則

初之特授者何意歟今之欲適者亦何意歟徒貽迎送之弊

使一方困瘁是豈豫措防備之得宜哉

傳于政院曰下慎思獻于禁府與鄭士龍相應情由詳覈倚實

初士龍以中朝事發策題陰令慎思獻先製思獻借手於能文

者果登乙科第一名物論譁然臺諫交章罷士龍制思獻之名

至是命下禁府推覈思獻與士龍相應情由蓋李擢士龍之門

人而思獻探之腹心也探欲還給思獻科第今其子訢完故有

命○領議政尚書領中樞府事尹元衡左議政安珰吏曹判書

洪暹議今當合冰之時邊事可虞而滿浦及兵使以文官差遣未
穩諸依上教適之擇遣武臣義州應接遼東及江谷臺文移
問答之事亦不避亂闖入之人意外皆置之事而武臣之可當之

負請勿違何如

已酉以沈通源為議政府右贊成

特命也通源性行麤鄙濟以陰請趨勢嗜進見利忘義欲

嬖金安老則大庭對策以忠讜論之後附尹元衡則以朴淳等
議林百齡諡號不稱將起大獄而構陷又結李探則片逐朴素
立等幾成一網打盡之計乘時設威鬻爵賣官賄賂輻輳請托
盈門多營第宅廣植田園子鑄錐等憑藉父勢裡造虛語脅取

人財莫敢誰何道路以目

史臣曰孤之為職乃寅亮弘化貳於公者也不可不為之難

慎也通源以貪凶無狀特命超擢是可謂不私於椒親乎

蔡世英為漢城府判尹元繼儉為吏曹參判丁應斗為禮曹參

判李滉為工曹參判已上亦皆特命御筆書下金秀文為平安道節度使李

戩為滿浦僉使○諫院啓曰贊成之職亞於三公必須歷試諸

難養望既久然後置諸其位乃見上有難慎之意下有浹洽之

心使一世推仰其人而名器重矣禮曹判書沈通源為正二品

纔過三年亦未經銓衡之任遽授弘化重責物情極為未便請

還收成命以重名器

史臣曰今者駁通源之贊成不無其辭而為言官者只以

未經銓衡矇矓請適終不得回天聽宜矣

答曰沈通源人器可合故授之何必經銓衡然後為弘化之任哉不允後兩司以啟不允

庚戌傳于政院曰觀此禁府公事則慎思獻與朴忠侃等招辭相當別無與士龍相應之端思獻之削科似為曖昧未知何以決之也其問于三公領府事○領議政尚震等議推鞫之下各人所供例多違端今此獄事證干皆士類李師聖楊士彥李光福朴忠侃之類其辭符合思獻與士龍相應情理似不現著而猶被刑訊則聖明之世舍寬必深士龍初不慎密既受罪譴此亦足以革科舉後日之弊原情參酌實在 睿斷

史臣曰按忠侃等之招不過庇護思獻之贅辭則其可以此而明思獻必無相應之端耶况自 上下思獻于禁府者是豈必欲刑訊不過欲辨曖昧之狀其取議於三公者亦不過欲聞復科之當否而震等不能明論其公論已定不可更改之意而只以刑訊之不當回互其辭依違獻議可乎

○前忠武衛上護軍李滉

昨政滉拜工曹參判而辭職啓曰臣欲辭職故仍書舊銜

辭職啓曰臣

以多年重病前為大司成時雖經涉二朔其間仕進不過數日

因犯風寒上氣證暴發不得已三次呈辭從願得遞即授軍職

天恩凶極臣之病非偶然得發病根深痼元氣耗損羸瘵枯槁

僅續性命至今未得謝恩日夜惕息不意本月初七日政特命

陞秩嘉善為工曹參判聞命驚惶罔知措躬臣庸謀朽鈍無物

可比病入膏肓每負恩命悶望情由前已瀝血陳訴非止三

區區誠意未能上達至以辭退之懇反為陞進之梯非徒恩命

荐異物情駭恠曠官竊祿人臣大罪二品亞卿爵位非輕設使

臣不顧是非冒昧承受是有罪自匿身利忘分本品則稱病辭縮

陞秩則抗顏叨竊其為無恥孰不唾鄙臣寧甘心譴罰不敢玷

汚名器臣新授嘉善加及參判職請並改正傳曰給由○上御

夜對

辛亥傳于政院曰三公領府事議啓之意予已知矣觀禁府公

事慎思獻與鄭士龍別無相應顯著之端似為黷慧曖昧所當

復科以解冤悶然曾已公論激發至於削科今難遽改只知士能
矇昧思獻冤憫而已政院知悉○夜月暈

癸丑夜月暈

甲寅夜月微暈

乙卯大司憲鄭惟吉大司諫金鎧等啓曰臣等俱以無似待罪
言地妄以為事無大小未稱於物情則皆可論執而伏觀昨日

批答之辭不勝惶恐臣等論事之際誠不能上格 天心欲重

科舉而反歸疾人之甚欲尊名器而有同彰君之失先是答兩

疾之已甚占人所戒弘化之職初授光祿遽即駁遣予失已著云云臣等之不職到此益著請帝臣

等之職者曰君臣之間情猶父子所當通言可否相濟而今者鄭

判中樞沈贊成等事公論之發重科舉而尊名器予知盡言之

可嘉但士龍之還叙在私第傳播儒生之失則已著黜黜之狀擬

議 中朝之事則具乃無情之失累朝舊臣數月之罷猶足懲戒

何敢再罷乎通源之贊成雖曰為六卿未久今已四載將及五歲何

至於速乎雖曰未經銓衡自古弘化之任豈盡經吏兵曹而後為之

哉大抵凡官特授自上十分商量苟無大過之人則不須論執而將此一贊成之任累著予不知人之失故予懷未安昨日偶諭予意而已非以耳目之官為失誤也如是來辭尤為未安卿等勿辭斟酌所論使上下情意相孚可也○諭于鄭惟吉金鎧等曰卿等職在耳目之地克盡言責予雖不敏盡用嘉焉方今嚴寒共詣闕下故特賜薄酒醉飲而散

史臣曰黷黷無情之失所可辨也則士龍之還叙猶之可也貪鄙麤慢之人不可陞也則通源之贊成抑何謂乎國人皆曰賢然後陞叙乃人君用人之道也而宰非公論偏執如是不能無累於椒親之故也

○慶尚道觀察使吳謙狀啓朴全容匿他人奴婢四母子及將逃還本主恐現露隱接之罪欲滅其迹沈其四母子于水縣令李希仁因漁夫進告初不知朴全所為以內禁衛金漢文為可疑擬囚將欲報使全恐其辭連請囑希仁使之放送全則舉家逃躲請根尋捕擬下禁府推鞠傳于政院曰盈德縣令李希仁

前正郎朴全及事于拿來推鞠

丁巳以鄭惟吉為弘文館提學李友閔為成均館司藝

已未以李鐸為漢城府右尹尹釜為江原道觀察使鄭惕為兵曹正郎高孟英為司諫院獻納○四方沈霧

辛酉四方沈霧日暈戴

壬戌以李樛為兵曹正郎宋賀為司憲府持平李希顏為軍資

監判官○夜月燃暈

癸亥日暈左弭

丙寅檢詳以三公意啓曰正朝會禮宴行之固當但恐進豐呈未為從容且日氣甚寒而勤政殿敞豁自上勞動殿

坐移時亦為未安答曰新正元日非如常日內進豐呈外接羣

臣情禮具備在所當行故自祖宗朝間或并行而自予

叨攝萬幾于今十五年間一不得行禮不可每廢矣不

允

丁卯領議政尚震請免不允○右贊成洪暹上疏其略曰夫貳

公寅亮即周三孤之位可謂崇矣題品人物銓注低昂臣之
權可謂重矣典司文衡責以華國臣之任可謂大矣提此三大
任擇三人而分與之猶恐有所難辦况付之一駕才而能責其成
乎 聖明臨照國勢堂堂之際許一微臣貳政府長銓曹如
此者古未之聞也揆之古事則無據慮國後弊則可憂為政疵
類實無過此臣不欲受讓能之名亦不欲免貪權之罪所深憂
者恩寵之謬施名器之日卑取譏青史而已伏望將臣不欲兼
兩實職文柄不敢任之微懇俯咨大臣然後為官擇人量才授
職不復並委一人使得各供其職而效其能則國事幸甚傳曰
銓衡之長文衡之任則固不可搖動但卿以兼兩實職為未安
故只滯贊成○以尹春年為禮曹判書沈光彥為刑曹判書
戊辰工曹參判李滉啓曰臣草野微蹤稟性愚陋出身以來長
在病散無所諳歷不通世務睹得虛名轉展欺世竊位尸祿曾
已極矣且二品之職預聞國政豈可不量可否而姑試乎臣無
寸勞通政後實仕纔數年而遽陞紊舛如此何以厭於公論乎

臣新授職秩請並改正以授賢勞之人傳曰前日特授本職豈
偶然計而為之乎卿勿辭○夜西方東方南方如火氣
壬申初昏 上御忠順堂前觀火山臺火藥爆裂散射於御坐
之幄次○江原道寧越雷動聲如放砲山雞皆鳴

明宗大王實錄卷之第二十四

明宗大正實錄卷之二十四

之數次○其後車馬外有種種物故如山羅等處

王中隊方 土海忠顯堂前曉天山臺大樂舞隊備掛衣漸坐

既而十日之久○其西大東方南大呀大處

(B)
732.55
4724
[v.13]
no.15
0194270

昭和六年三月十七日印刷
昭和六年三月二十二日發行

(景李朝實錄太白山本)

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

京城府蓬萊町三丁目六十二番地

印刷所 朝鮮印刷株式會社

(B)
732.55
4724
[v.13]
no.15